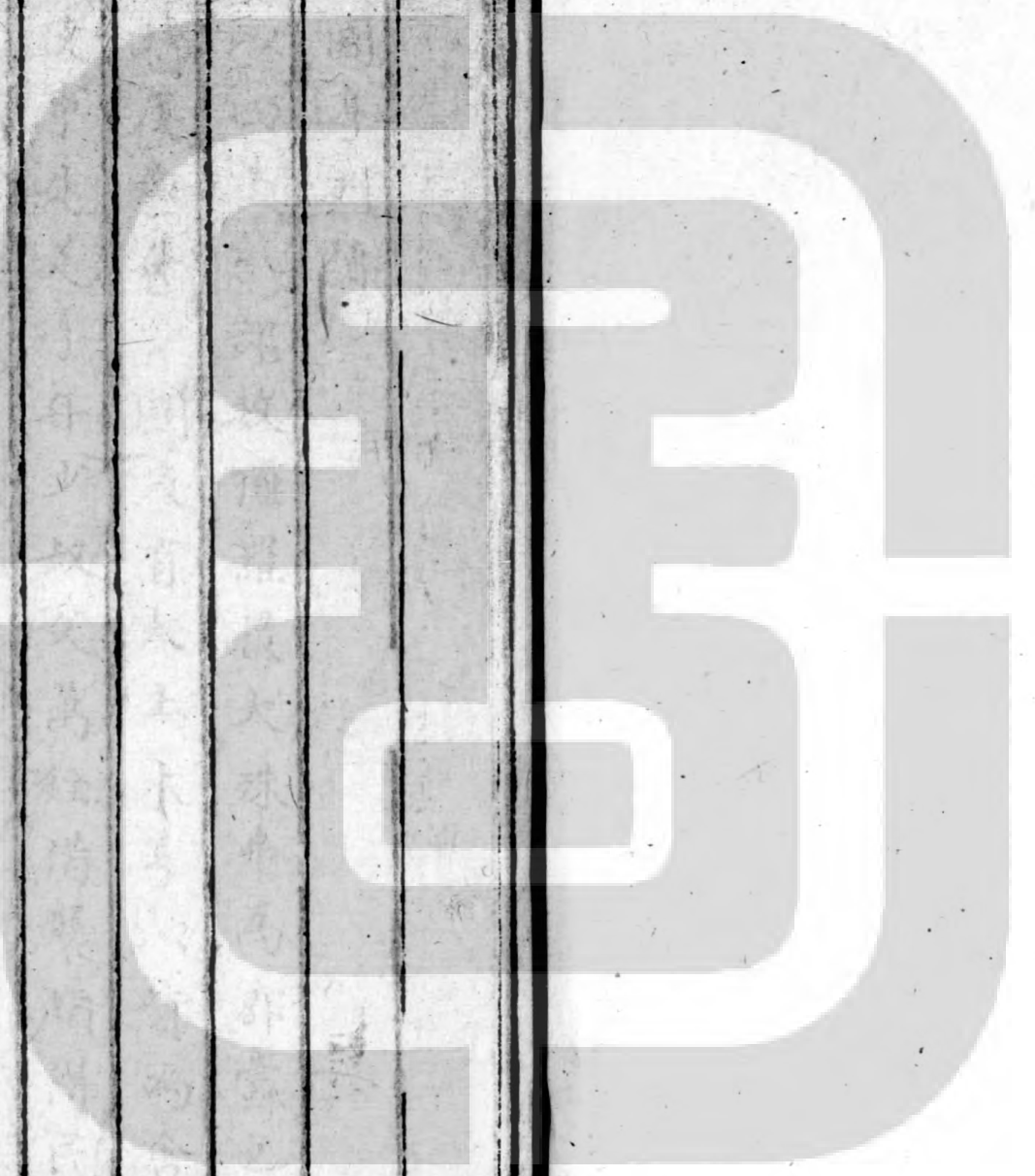


2

卷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貴州

安國亨列傳

安氏以四十八部教羅羅最大殊弗為郡蠹也獨安氏號慄悍嘉靖庚申會國家有大土木亨以貨為舍人賜冠帶行宣慰使事先是亨年少叔父萬銓借襲頗得民心至壬戌銓始老于臥這也而以政屬亨到官管事中間五年耳即與母祿氏提兵往烏蒙擊東川烏蒙守福榮者謂亨母為姑也先是亨往烏蒙乞兵榮不從心竊惡之於是以部屬女寔佐室榮弟曰烏慮由此聚東川烏撒兵往擊榮破之榮奔宜賓莊皇帝幸從都御史杜極請褫奪亨冠帶令諭母散兵方准奏復亡何亨怨榮益深乃令烏慮訟榮冒襲于是部使者以同知高曰化守備王一桂施武臣至木乃閔逮土舍東川則祿信烏撒則安國正與烏慮對簿慮所訟皆文致其罪不實

由此慮竟居水西與其悍僕路珠姪婦人殺珠：弟阿落亦
殺慮：乃死矣亨復留其婦寔佐及其義男祿承爵復訟榮
孝以其狀請大畧謂亨殺四峒千餘人欲以水西改屬貴陽
都御史趙錦王諍于是後先請弓矢 在皇帝可之已遣給
諫大夫詔獄而會都御史阮文中以五章治之矣亨免官以
子安民嗣近還其後萬曆五年又以的都朶徐他與智訟亨
竟以的都及毛寨二十四莊與智也 上詔曰令二酋感恩
悔禍各保境土語在它傳國亨雖免頗聞居常：戴 上不
殺之威專欲立功以湔雪疇昔之役當是時賣羔堡有阿占
占界首有阿散阿崖諸盜阻山公行柝鼓晝鳴有司莫能擒
亨皆一切以檻車膠致威清平堪之間盜賊解散居亡何水
西酋長者普又犯十二營鹵獲我土婦隴氏而會備兵者吏

余一龍以為非亨莫可者乃以羽檄示亨：竟逮捕以獻由
此民心益思亨矣前是水西有阿列之酋谷里有阿古之酋
白婦之酋白娘之酋阿扯之酋威清有阿捕之酋奢香有沙
逸之酋阿白之酋陸廣有阿列之酋阿虐之酋普也妻之酋
金雞有阿遂之酋得充諸驛：騎馬亡何大將軍安大朝提
兵至大方諸驛騎皆鼠竄自是以來道路不通何暇治厨傳
而奉諸使過客乎亨乃亟為舉廢驛騎由此稍：復辦亨益
令夷酋開墾勸以農桑察下貧者亨必賦牛具種子于是流
夷自占而還者至一千五百一十八人于時四十八部酋長
十二宗親一百二十麻來永則阿休等皆匍匐告于都御史
王緝御史馬呈圖以為邑新被殘破而長官安民者年少爪
牙皆因緣簿以為姦又盜賊蘇起人人自危願為我畫便計
復國亨冠帶令得行宣慰事如初都御史乃以其事下叅政

使史檟文學使凌瑄都護使楊桂議：以為亨母始往烏蒙
上父冢道東川卒往來無它變也至犯雷益事亦既案驗甚
明而况龍場十六驛及豐濟畢節秋糧乃以屬一舍人誰從
哉于是比烏蒙土舍祿榮故事請就本司得襲宣慰使往時
備大方者使今皆議罷聽卧這調度 上始復亨冠帶是歲
萬曆庚辰也其後乙酉亨復上書請撤馬鞍山兵都御史舒
應龍劾奏以為亨獨柰何不疆場地乎徒欲盜負礪砂曾不
思其下實川貴孔道而無以茂林為盜賊淵藪事在御史毛
在疏更議以罰木請贖 上幸念征苗功曰吾今且寬之毋
逮亨也亨竟以是時上書獻木四十株先是播州宣慰使楊
應龍比彭世麟楊烈故事獻大木六十 上賜大紅飛魚衣
一襲彩段二表裏至是 賜亨猶楊酋也止何亨以為運至
涪州而為豪舉何貴所畧于是都御史應龍崇亨飾詞誑奏
虛冒殊恩上下令奪其賞賜而亨乃謂都御史令貴攘奪于
先而今以總運使復阻絕于後也其後給諫大夫常居敬上
書請以亨下御史逮問案都御史疏是時方慮黃水漂溢乃
使：者劉繡章在兩淮送奏運使也亨所言不寔至冒稱宣
慰使尤不敬于是翁披西堡事又見告矣雖然惡不積不足
以滅身亨亦危矣哉

安智列傳

安智者萬銓子也先是大父萬鎰為水西宣慰使而以一日
罹霜露死而會子仁幼夷民願借萬銓視事頃仁春秋長當
嗣銓去官久之仁又罹霜露死而會子國亨亦幼夷民復願
借萬銓而以智視織金阿魏事矣頃國亨春秋長當嗣銓又
去官去卧這終銓世數年淹乎亨始以嘉靖壬戌到官管事
乃與吳瓊吳阿妻若妙通計殺信：死兄智乃乱語在效忠
傳後夷酋阿三藍四老三李小節及阿弟阿約亦阻虎場皆
并稱兵矣而永嘉人王諍為都御史德化人蔡廷臣為御史
乃請大將軍安大朝提兵往正其罪行至陸廣河而以都護
梁天麒真擣大方則國亨及母祿氏亦屯朶泥橋矣乃以其
弟阿弟至水西驛鏖戰我師疾鬪殺夷酋以朶楊生阿鳥等
數十人阿弟復戰疾力殺我師我師竟敗北走當是時水西

谷里威清奢香陸廣金雞諸驛：騎馬皆畏兵遁逃而歸智
邾傳空無人語在給諫溫純疏是歲隆慶四年也都御史阮
文中御史鄭國仕議：以叅將何自然宣慰宋一清即馳告
亨約法五章主謀者獻殺信及將卒抵罪將軍令智及疏窮
皆食故土乃亨免官而以子嗣而汝如令得貫迺矣亨對曰
幸甚願就吏是時亨亦引兵至西溪躲泥狗屎崖青峒林止
營而先以阿弟及王實吳瓊吳彩務卒何高王時邦阿古皆
獲輿來獻已復出王承誥王承爵吳珂王之相赫茂材姚廷
弋曰盡於是唯將軍輕重布之于是以六千金贖務卒惡卒
等罪以三萬五千金贖殺信及將卒罪然水西之戰實戰時
急兵卒由浮橋自相奔騰赴水死亨自以為無與也自是之
後智居阿隗織金既窮居卧這而智子國貞行夷日事亨子
安民行宣慰事並居大方各建守備一人敢奸旗鼓者斬書

奏 莊皇帝皆可之亡何亨所部阿撒沙拱阿朋阿豆殺智
卒四人傷一十六人而智亦引蘭州永寧兵擊亨納白寨竟
弗得往織金也而携其母疏窮閩匿沙窩必欲得亨所部的
都朶佸往是歲 上元年也都御史則龍溪人蔡文御史則
遵化人楊允中乃下都護使高金宸麻哈守周希賢詣木空
河累日情不得兩酋皆未捕而去其明年秋亨所部阿阻阿
架又縱火燒卧逸公署于是都御史羅瑤御史孫濟遠聞智
欲以卧這所部架那阿冬草以朶織金所部花隴羅草普沙
窩易亨的都朶佸也乃下同知高任重司理常正和治請讞
亨不可去已又下郡守李獲亨又不去當是時智寔吳鶴駕
主之亨亦軻阿箇主之而况智所部龍坑岩頭白岩米平花
柳鴨旦諸寨方招羅秀斌唐老謝改童之屬以為羽翼而擺
兵又在黃麻党五阿沙壩翁江河之間乎智所持為無恐者

類如此于是布政使羅元禎按察使林焜章李與善分守使
林舜道劉世賞兵巡使楊啟元王恩民文學使凌瑄大會廷
中雜問先治吳鶴軻阿箇猶問吳瓊也亨始獻的都及所私
毛家之寨可瓦之寨大南之寨王莊之寨張三壩之寨豆紅
崖之寨沙鍋之寨增福之寨阿常之寨阿郎之寨黑寨之寨
蔡官之寨趙家之寨潘穆之寨乾河之寨梨兒之寨高坡之
寨陂花之寨陶家之寨凉水之寨北王之寨左王之寨右王
之寨鮓龍之寨皆請以屬智終智世而後我還也是時都御
史何起鳴御史秦時吉具如吏議它一切亨所訟智狀皆以
無驗置不問乃當亨等罪許當入教贖于是亨一千石智三
百石阿阻以下皆輕重有差 上乃詔二酋感息悔禍各保
境土二酋皆北鄉叩頭戴 天子明德而去是歲萬曆丁丑
也始智與亨發難時寔皆我漢人亡抵于夷幸二酋有變而
得因以為利于智則吳鶴駕阿廢安順等于亨則吳瓊吳阿
軻阿等箇往：借交豪貴圖繪象貌甚至潛伏長安上書建
章託名賄賂私充囊橐離折人骨肉亡問矣語在御史毛在
疏余獨恨事既定軻阿箇猶不款撤兵而谷王八寨聚党至
五百人殺為吾不伏智乃款從以這阿遂乎嗟乎此及側子
幾阻我二十四寨事也

奢效忠列傳

奢效忠者永寧土吏也與水西安國亨世通婚媾而效忠親安萬銓子壻安智安信為內昆弟矣亨起而視事也常與吳瓊吳珂妻若姊通絕幸愛之令百姓謁瓊等皆跪起叩頭如謁亨瓊等由此益慄悍動欲以睚眦殺人于骨肉兄弟之間何問它乎隆慶中安信常有罪于亨當信得輸馬贖而會珂有騎馬善又色白信以為可中亨歡乃以賈易之獻亨知其馬也復以給珂由此信益怨怒珂常伏劍欲斬之已召姊夫卜麻不覺語曰吾必欲殺兩人於公何如卜麻唯而會夷目阿三所覺即以聞于阿五阿戶矣亨恐信先發禍必及身乃與吳瓊吳彩王實謙召信至佯為後園方馳逐野兕偕信入覲信既入實即使者執而僂之于是先以其事就曰信實謀亨乃為亨所使阿戶所僂也而信有兄曰智

即馳以告效忠于是提兵大方擊亨縱火燒邑居及誥命多殺畧而去而亨亦提兵往蘭州擊效忠焚其邑居及誥命祖祢亦如之是後復還兵擊鎮西兩家殺畧大相當：是時兩家並在會城而亨所部勒普革普豆得劄果底威蒙務驢白非皆去亨並亡抵于忠而忠所部阿阻罵雍沙那者抵者墮者頗廢遮班鳩阿宗又皆去忠並亡抵于亨兩家部落各去又相當而獨亨與智獄事幸以都御史阮文忠請逐寢亨得稍：自解免也于是效忠悽然傷懷者久之以為阿舅信既無辜死當不令亨獨得生竟晏然享邑入之奉乎于是以吳鶴駕謀上書文致亨罪下所使對狀于蜀則屬江安令單汝光合江令譚位于貴陽則屬指揮何世顯李官兩家皆不款就獄吏對簿曩者忠所請寔抵譖置辭亨于是以為效忠非人也自是之後嫌隙益開效忠乃以提兵擊亨隴草阿

保壁塔黃土坎石灰窰等寨又擊阿磔阿鋪而亨亦提兵擊忠雞廠構皮水啐宋打鼓等寨已又擊渭河沙溪兩家輒殺輒相當皆不能克效忠以為吾所為孰與女儼然自稱侯王偕播州楊應龍遂行劫畧事乎亨曰與應龍相仇殺者實女女迺以誣我誰信哉于是並就吏而會鎮雄土舍隴清身至畢節請為兩家解難而事已詣曹矣是歲萬曆丁丑也巴陵人羅瑤為都御史蒲州人何汝成為御史在蜀內江人何起鳴為都御史南鄭人秦時吉為御史在貴筑而以其事屬兵巡使李江王恩民兵備使羅向辰大會層臺御雜問皆以為兩造實無驗至所鹵獲金寶諸什物兩家亦既相當何乃喋喋而佔：繁固何當乎于是當效忠國亨罪不至死顧是時天王聖明諸公卿美無遺筭公等何不自喜而為此不軌以扞此文罔為也乃事得以牛百頭請贖：凡一百五十金它

所執獲阿祖罵及勒普等皆還寨先是叙州判朱克貴陽判
高珍方在層臺治請讞乃召亨母祿氏及效忠男奢崇礼
由此請謁母：好謂礼曰甥奈何以干戈累吾曹兒子曹也
于是忠以七十金給亨請治渭河諸公署而亨乃以牲醴祭
告于忠先大王父靈也君子曰而翁即吾翁神其吐乎

土婦奢世統奢世續列傳

奢世統者效忠繼室也先是忠為永寧宣撫使常受室于安
國亨母祿氏女曰阿節既室名曰世胤生崇礼頃胤死妻統
統亦祿氏養女也食水腦母嗣祿氏又有養女曰鋪罵忠亦
買為箕箒妻矣易其名曰世續：生崇周及羅哥倉落紅庚
辰中崇礼不幸逢露霧死崇周當請冠帶嗣而會前總戎劉
顯以世續請矣是時效忠有弟曰沙卜久與世統通因欲贅
丘嫂得行永寧事亡何永寧屬世續統乃怒即與夷目胡遷
喬以翁者段安三及漢目素初等攻世續破之焚其公館畧
司帑而去於是世續出居永寧衛二孤寄鎮雄統乃疑續走
白沙所乃挾逼其軍屯歆出續而分守使萬一貫即請于部
使者來仕適總戎郭成有赤水之役乃以指揮使禹嘉績郭
天心往禹績既至古蘭州即落紅也新為世統所據以故問

沙卜於統：乃與沙卜改者，謀佯為召績入寨，遂執績縛天
心。是時郭成及叅將馬呈文亦擁兵數千人入落紅，託言詔
獄旌旂與馬甚都，而沙卜負矢石郊迎成：乃教兵之沙卜
遂反，唇相格，竟殺我裨將黃希忠、王維鎮、朱秉、吳應。登語在
宋仕，疏自是之後，郭成亦上書言兩臺劫奏，臣誠是統常以
金銀四十八萬賄赤水白沙諸衛所，及烏撒諸郡，並皆申請
而亦以千金饋臣：附同知高文全封府庫，臣實惡其人喜
行姦，乃出不意，欲擣其巢，散其金錢，其後統果以金闕匿於
沙卜私室，而獨恨未能執統耳。請比安國、亨安、智事以捕吳
鶴，駕得寢，因欲治沙卜。上乃怒郭成忘行，責擾竟免官。于
是蜀都御史孫光祐、貴陽都御史劉庠大會副觀察使史繼
宸、僉事使李士達謝詔，胡宥諫：二土婦并皆賜冠帶，食水
膳，落紅、落紅則請以指揮使一人填之，而以印屬崇周、崇周

幼以衣巾稱博士弟子，稍長，然後請嗣沙卜，皆寬假其罪，令
退居撒魁如初。上可之，是歲萬曆甲申也。于時以指揮張
懷養往從，以識字一人、家丁二人、牢、銳、鼓、吹手二十五人，統
及沙卜不從，懷養不得往。統乃使：者嚴世才送奉白金三
千兩、黃金二百兩、錦繡一百純往水西安國，亨乞兵，而世績
亦使：者胡卿送奉幼子崇周往播州，楊應龍乞兵，它金、銀、
錦繡物稱是。于是統以沙卜者改引兵一萬人，自麻線堡清
水哨過張旗，落澗，落郎，請屯直走，效忠故宅，而會世績伏兵
起，疾鬪，殺畧相當，我緣邊將使：者譙讓沙卜。沙卜曰：我來
為報內里之役，世績常執酋長李倫、李仁繫獄，竟殺死亡，何
水西柯阿個提二十二營兵助沙卜。沙卜遂擊蔡家龍山，及
清水河，落澗，三岔河，新集，破之多，所殺畧鞭指揮陳忠道屍
因執世績奪其印而去。已畧謝于用，陳明現等五十五戶殺

三人虜男婦謝玉安等二十八人畜產什物亡筭而世續亦以阿灼分兒傳廷奎彭受等擊雞里蜡羊箐杉木河諸寨斬捕彭世華楊九兒先是世續恐雞里難下乃使者紙說其酋長阿烏租阿歌阿休等以為播兵且至請監門勿閉關久之乃合楊應龍流酋王建業等萬餘人縱火燒緝麻李博崖孔水南二壩亭直擊破姚家埧七十餘寨殺羅漢耀五百五十六人虜男婦李仁等五百三十九人畜產什物亡筭于是馬呈文以檄招降曰願降者給免死旗復今年租稅然統衆漸有欲歸者矣時乙酉二月也二酋婦皆陳兵赤水衛于是都御史舒應龍使二者楊文煥段可續曉諭沙卜者改因移蜀都御史徐元太並薄責安國亨楊應龍急令散兵當是時兩酋所親信于世統則楊宗仕胡遷喬蘇朝東嚴世才陳汝才羅滿受何四兒王紹表周狗兒羅富于世續則余耀胡嘉勝

何朝鑾傳廷鑾分兒重兒會備兵畢節者吏王文炳得其主名以請乃下令兩酋婦一切捕鞠是日獻所虜男婦一百有九口牛馬四十四頭事 聞下大司馬問狀先是蜀都御史維遵御史赫瀛令叅將馬呈文讓張懷義急乃以土同知王以儉漢經歷朱体乾往風沙卜沙卜不從兩人皆坐法儉免乾罰俸沙卜令統衆言欲以印屬漢吏也体乾竟請予告云官而會思：尚為主文矣紹世續惡呈文欲助世統于是崇周上書劾奏呈文陰阻懷義不坐鎮致臣母世續坐用城中夷契失業語在崇周既時 詔書問阻撓事至備會南昌人陳瑄為御史行部至叙州案思尚主文狀繫獄而司理任梓乃請數自懷義十二年三月初六至十四年六月盡稟食縣官凡四百有四兩貳錢貳分及使王以儉漢吏黃朝立復諭沙卜沙卜猶用關防如故以為我曩請以印屬漢吏而以

崇周詣統所長養而後懷得入鎮今果如何哉亡何統使羿
子陳海等送奉金錢二百餽義令義無往皆有狀義罪當案
治于是都御史徐元太御史何倬屬叅政使周嘉謨僉事使
鄭東昇復以屬任梓及叙州同知袁世南瀘州守石元麟坐
九棘訊獄以為沙卜奢世續皆輕重罰斤及張懷義減一百
五十兩：土婦冠帶如初而以叅將一人鎮撫之异日者崇
周視事請罷田撫官著為令而叅議使李學易以為宜以大
義折其姦謀于是復使：者黃朝立逮捕世統世統以沙卜
言不出令胡遷喬何四兒等請以印封貯必不從填撫事使
者獨逮世續至黑普摩泥所偕張懷義覆案以為殺周七兒
等寔沙卜請以沙卜抵罪而會沙卜等遁逃不可得乃當世
續金一百五十兩黜王以儉衣冠令行填撫事得立功叅將
議遂寢印竟屬崇周也居二三年庚寅 上有詔：崇周就

彼襲授祖職是歲妻烏蒙女素賒而會有疊茂之役崇周鷹
擊于大雪山得捷其後乙未楊應龍發難周復提兵往沙卜
乃乘隙帥播党蘇朝東李思慶羅富為先鋒而徵使張洪楊
炳捕伏于間道麇周：殊疾力戰斬首捕虜凡二十八級追
逐沙卜至河上下乃死卜有子曰白僕即好謂統曰柰何與
周猶共戴天乎于是畧世續金六十七萬並亡抵於貴陽已
日夜與胡遷喬楊宗仕輩專以殺周為計：乃使白春芳以
蠶飲周：亦死會賒有身而以續視宣撫事如初統益妬之
察白撒諸生梁宗遠其人有籌策乃以夷女阿委送奉為妾
執箕帚請為主謀而白僕乃告曰世續今老矣亡能為也即
冒奢改名崇翰崇林崇義而以請於臺御史譚希思林喬相
是時軍人夏大賓夏國卿等皆樂為左驗而兩臺乃知其為
詐也謂漸不可長屬所司問狀世續因奏于 上曰臣不天

效忠即世兩妾不相能子少民疑臣以老寡婦居其間始為
沙卜所傾今白僕再世而再危我也請以白春芳等就吏贖
免死事方下大司馬石星議而君子曰崇周殺沙卜白僕弑
崇周天道于是乎好還矣

雲南

鐵鎖箐羅思諸夷列傳

鐵鎖箐者姚安夷寨也其寨徠擺野夷居之古弗役屬漢弘
治中稍屬土同知則姚安高鳳姚州高椿然歲間以一人
主之亦無專屬正德屬州高弼嘉靖又屬府高齊斗生法
免屬高鵠死斗子欽嗣欽死子金宸嗣然當欽世而後鐵
鎖始專屬姚安也前是逆酋鳳繼祖謀不軌欽乃與其弟鈞
党祖因以鐵鎖箐屬高小三掌之小三欽悍僕也即使箐賊
出犯蒙化以為祖應其後祖既就僇它一切脅從皆勿治鐵
鎖諸酋由此益悍桀亂是時賓川有赤石崖之酋螳螂之酋
古底之酋烏龍之壩酋雲南有大波那之酋你甸之酋和甸
之酋楚腸之酋木茶喇之酋大松坪之酋羌浪之酋金旦之
酋俄打喇之酋小茶喇之酋大姚有刺摩之酋歪寧之酋摩

只之酋摩朶喇之酋小赤石之酋阿你喇之酋瓢直之酋此
皆與鐵鎖地接壤皆多僇人探擄無籍屬也諸寨皆引繩批
根以為党母异志酋出畧則川賊引箐賊而為其鄉導我征
討則箐賊藏川賊而為逋逃主環鐵鎖村寨各七八十幾千
餘里廣而薄刀嶺鶯過愁倒馬砍乳石坡諸所出沒亦三百
里皆石徑縣巖深澗大箐險祇可馳一輕騎往漢使入其中
往：逢巨竹叢林多迷惑失道終莫知所往而彼入我漢地
可四面至地平獨北：勝州金沙江欲渡舟它東西南姚安
洱海大羅諸酋皆得提干戈直揚：躍馬而馳也羅思始故
起自火頭火頭者漢言魁也先是百夫長羅勤快屯兵赤石
崖常勃：然色動：欲王曰吾欲王南中可乎於是仰視天
而俯畫地度鐵鎖所居天下精兵處也即欲馳往恐事大愴
卒起言反則羅思羅草等此必以我為狂妄沮吾大事羅計

迺得巫人李仙子善為妖幻術惑人微使視箐中望氣因謂
羅思曰箐中有王者氣此必有興者當制南仲矣羅思聞
望氣者言果大喜以為吾而王誰當王者乎而會勤快方與
家僮治弓弩棄矢亦以此時見遺思等于是復大喜曰吾得
此人事可就矣是日羅思羅草等十人即自稱孟獲二十世
後當世有南仲乃立為冲天鐵面十大王拜楊桂三等為相
子撒等為大將軍造符鑄印陳兵出入儼然若一王者云于
是以羽檄馳告大姚賓川等郡令縣道傳次擊牛酒犒軍是
歲隆慶壬申冬也備兵瀾滄者吏周汝德乃不皇請旗牌竟
徵兵七千人募兵二千人往正其罪無功坐擅興師旅貶秩
一等于是都御史鄒應龍新視事即使偏將軍楊州鶴偵諸
羅酋狀鶴既至三姚三姚多為諸羅酋所殺畧皆免寇徒既
訟諸酋罪至公度者數十百人鶴具以實告都御史悽然傷

懷者久之會臨江牒撲諸酋亦攻徵江城殺郡守奪印及千
戶陳震書奪其郡印而去于時都御史與御史許大亨先已
決英欵正羅酋矣乃佯謂所司往召羅酋歸降毋與師與師
我必牒撲亦湏冬盡春瘴消而後可圖也都御史為人多智
發姦擒伏如神尤習兵事有奇笑神密設欵征則先示撫已
撫又征令兩賊皆東西候伺我不吾意然後吾將軍一旦擐
甲介馬到營：中賊久已就縛至戲下請斧鉞而所過界上
亭長尚不知大兵涉吾地矣當是時姚安守楊汝允以試事
至謁都御史都御史問撫賞事允曰羅酋頃頗靜息前收捕
導引者人楊大才等案之罪立具諸酋由此解散僕愚以為
兵可罷也都御史噓然陽應曰諾心實不欲太守言乃語裨
將胡瀚曰太守豈以為誠可撫邪前事太守新到官經畧夷
事掾史使已親信人質賊中令率徒黨來請謁因以為聽撫

皆索重賞去此掾史與夷故等夷朋党皆殷勤甚備一旦上
官移檄欵持斧逐捕輒先告語賊：遁避我所使：者或瘦
索急夷官遂借捕亡命報仇指示仇常劫某有姦藏送獄所
司不知威皆出夷官手頃鞠獄必以姦藏給所被劫者此所
被劫者實賊党特陽借證驗仇者罪于是夷官復與賊分姦
威反得利揚：甚愉快去乎凡所請皆詐太守幸中賊計吾
意欵使瀚為間諜往因察道路險隘恐無因乃令畫工繪二
圖皆勸善戒惡之狀付瀚往瀚即單騎到姚使高金宸召羅
思等見于平川思等傳欵瀚釋戎服請垂索而見瀚從而羅
思羅草等八十餘人竟披豎執銳前言曰如必公撫我我終
不令漢官得役屬我乎瀚于是思思等見漢使倨不敬且好
大言度此屬終不能下人下人詐也乃復于都御史亦決英
請兵矣頃千戶胡尚賢亦自大姚還具報羅思等請歸降都

御史謂為此必土舍給若等言若等毋妄言妄言誅矣尚賢
叩頭有之即召偏將軍楊守廉議：以為吾前所謂撫非實
特陰以計中賊：請撫詐乃亦欲陰圖我而以計襲邊乎因
微使守廉治裝行幸遲我于永寧秘之我佯言若實使永昌
也已使武舉周詩省祭趙臬以羽檄徵武定直却兵是時癸
酉十月十四也與期二十九由紅古底喇以菁入貢鐵鎖敢
不如令者斬于是都御史以器械盛橐中付掾吏皆佯為商
賈既十道出然後下令行昆陽昔寧安寧等郡以觀水利都
御史竟以十七日謁郡中諸長老先因生出廣威門馳安寧
已至安寧守廉則又微使州守李東革治驛騎都御史復馳
海口郡中高鼓吹開闔如故或謂都御史自昆陽還皆不測
而都御史已在洱海矣先是都御史自賓川來鷄鳴發駕不
得食饑餓至暮入守廉所始得食會州守胡崧亦至入廉內

室見都御史在因大驚跪起曰願請湯鑊之誅都御史謂衆
之勿發第為我致声大羅衛諸公皆微服私入謁有令毋使
驟從得泄也頃使指揮吳邦往赤石崖設公館而調高熙兵
守之從吳瀚請也是日張星所募兵亦至都御史由此壁赤
石崖其下東接鐵鎖菁南連俄打喇北至金沙江西通龜山
毋喜虧賣諸寨乃盜賊之衝也都御史以中軍居其中而以
副使湯仰為將軍軍大姚備南道僉事田汝弼為將軍：賓
川備西道土官高承祖為將軍：金沙江備北道乃以奏記
約征南將軍沐昌祚屯威楚以備楚雄道又命直却武定兵
由東入以拒賊東走道指揮張燦則提鄉兵麤截于松坪下
令賊四面無所往是時土巡檢得祿設筏在一泡江待我師
我師獨李朝臣調北勝浪渠番兵三千人未至復使百戶饒
世恭由赤石崖歷殺人坪度金沙江而往它一切皆以二十

七日並詣赤石也都御史既微服馳輕騎至忠順坡其坡多大樹：上矢集如蝟都御史驚問之故從者曰山後墮螂川箐賊每出劫過此必人發三矢於大樹上皆中則出利犬不中及中不及數者悉歸土人傳為打箭坡往殷表不死此樹下乎于是令趨行因使吳邦先提兵過東山偵胡瀚等邦聽畢恩言請辭時都御史方在微行置不問旦日日出以大將軍建旂鼓登壇稱大將軍于是裨將李春華李經張誥郭德全既授事畢乃令軍中縛吳邦胡尚賢戲下並擄掠之一百以尚賢泄軍機故也其後初二日大將軍始服戎服乘馬提兵登東山望箐中環山皆賊巢低徊者久之曰賊自是平矣即令匠建一坊手書之曰平賊嶺以為山鎮云于是所將卒瘦山捕獲生口五人鄉鎬以歸居二三日諸路兵既皆四面至乃以初六日吉服帥將士祭旗燹之神如法而會胡瀚等

執囚楊猷德來猷即下令斬其首以纛旗鼓已布令軍令裨將盧雲章采周詩趙泉提武定鄭韶兵一千六百人苴却尼繼光兵五百人由紅古底入而以大理判孫光祖監之胡瀚王思問提姚安金高宸兵一千三百人壯勝章講兵五百人由內小井入而以雲南令劉仁監之李朝臣李中行提壯勝高承祖兵一千人浪渠阿朝用兵五百人由羅溪入而以姚安胡崧監之陳合劉紹先提鄧州阿榮宗兵一千人由一泡江入而以大理推官劉朴監之它若三岔白草嶺乾海子雞足山鸚鵡郎等地此皆殺賊所必走道也因下令三姚賓川諸軍皆深溝固壘以待而大將軍自赤石分三道于是瀚等攻阿寧喇：鮓摩羅柰烏直菴蕪朶喇膩姑寨次甸頭直搗鐵鎖川先登破之斬首二百餘級捕獲生口三百人俘獲男女牛馬器械無筭朝臣等歷他坡寨攻鐵鎖箐却敵斬首一

百級捕獲生口二百人奪獲男女牛馬器械亡筭合等歷旬尾寨進攻鐵鎖箐卻敵先登斬首八十餘級獲生口一百人奪男女器械無筭于是酋王羅草羅思等率其餘党眷屬遁逃走山後岩洞中饑餓死及赴金沙江死者亡慮數百人宅復走雞足山鸚鵡即如故亡何李朝臣執李仙子張福慶執酋王羅勤快後先來獻先是張誥等攻河頭村圍新邑歷沙坪村擊破勤快寨斬首五級捕獲生口五十七人獨勤快自盤口走雞足山已又從雞足平關出大理旦日我師大索諸箐不可得于是大將軍案福慶故號義民令釋之得捕勤快以贖死頃勤快復入盤口往來山障間一日伏大將軍將帳後能作室上滾石声驚軍中軍中復欲執福慶于是福慶竟逐捕得勤快也大將軍令詩等提武定直却以二十九日由紅底古入攻鐵鎖是日詩等果擊破草摩野芝納接喇的

栖喇結野力大小喇只摩諸寨直擣鐵鎖川斬首三百餘級捕獲五百餘奪獲衆男女畜產器械亡筭其後又以武定兵搜蒙戶甸殺人坪底摩一道直却兵搜河底甸尾盤口箐一道斬首大率四十級旦日又集徼兵乘勝徇土官莊其間山箐險惡餉積如皆有名號酋長居之傳聞此莊藥矢尤毒人每一發輒能殺三人我武定兵組甲寢戈弗畏敢深入賊乃出一人接戰傷我兵十一人於是我勇士阿托前即劔斬此一人頭狗在中在中皆股栗亡何我援師至遂得故酋王相國楊桂三將軍子撒來獻是時十二月初二日也乃使諸生王晉錫張學往螳螂古底川諭降者于是二千人始胡瀚渡江時頗聞俄打喇小棟即諸寨皆聚党忠順坡以截我師歸路已使裨將李湛然捕伏偵之而河底箐土官莊蒙戶甸殺人坪甸尾底摩躲避箐等酋果伏在赤石北他利摩古

底螳螂俄打喇小棟郎大柳樹村矣江郎等酋果伏在赤石南皆有狀于是螳螂六火頭號為八百人古底五火頭號為六百人皆土舍高熙所部熙乃陰使百夫長羅鳴鳳佐之以亂瀚等旋擒熙及鳴鳳于三岔營于是以高金主巡徵事羅鳳翎張福慶為百夫長二川當皆屬赤石營掌之自此始也其後又帥兵搜矣江郎大柳村破之斬首一百級捕獲生口一百人奪獲牛馬無算搜難足山鸚鵡郎破之斬首數十級是時瀚等率散飛之士在忠順坡橫草行肆十里既得賊遁路皆攀援而上先登獲其酋王羅草等通夷者人全琿三等皆檻車傳賓川它多墮叢死其後鎮南安阿雄兵一千人復捕之獲生口三十人此曩所謂小棟郎賊也于時俄打喇獨能以標築聞未獲捷于是諸生進而謁大將軍並跪起再拜以為大將軍賀大將軍曰此陛下威武神靈所變化也

臣何力之有已諸生請脩賓居白塔市以伏龜山塔諸葛武侯所建也旦日大將軍詣龜山以為諸生幸而語之曰龜山毋喜實菁首門戶良是以故嘉靖中赤石立姚安判一人專以逐捕盜賊為務其屬土舍姚安一人北勝一人雲南縣一人分為三十餘哨而皆以六郡良家子戍之當是時鐵鎖菁外甸羅柔朶喇只苴蕞只摩膩姑他俾坡章谷排紅古苴黑雞直的務喇叭俄打喇各左等寨則屬雲南赤石叢螳螂古底龜山等寨則屬北勝建者已亡遺笑大將軍第從諸生請為之脩起傾頽而已頃命開池以通水泉民至今賴其利是日也盧雲于龜山南又捕夔夷三十人來獻大將軍遂以是月二十二日帥三軍皆凱歌以歸事聞上賜鄒應龍金三十兩紵絲二表裏殷弼等金十兩劉樸等金五兩其後給諫陳渠覆論之以為曩所斬捕寔三百餘級也初往來者言菁

中有妖幻術能令人迷惑又多技巧皆能舞双刀上下山如
蜚及执李仙子果能巫鬼預言吉凶又常易分更者声以乳
刁斗勒快亦能令屋作滾石声大驚人此必仙子教之無疑
曩裨將入箐中見一白衣人持弩立巖上雲追之彼乃攀援
而上樹趋走殆如風三軍皆以為絕類猿猴也

羅雄者繼榮必六列傳

者繼榮羅雄人也父濬為土吏繼榮為豪子也濬妻沙氏有
色榮常欲彊通沙氏不從繼死於是濬使使者者希以其事
請榮聞部索使者劔斬之又恐濬益發也乃弑濬并皆繫其
母隆氏以滅口由此遂反榮為人長頭大鼻眼如鳳髮長至
五尺微鬚兩手垂膝居常常自喜曰吾以此兩肘佩金玉大
如斗豈不愉快乎久之僧人王道張道詣榮所見榮貌奇皆
大驚喜而榮亦喜兩人皆善符術習兵至祭煉甲丁必
取處委饗旗鼓號為神兵自謂能使人侯王也榮皆北面師
事之而林應鳳梅懷春楊達孝等亦皆幸榮成事而欲因以
為大功乃與王道輩日夜賦甲兵演戰象於是募水西兵馬
卜兵古獐兵及川貴兵至者並數萬人人各自以為繼榮
侯王之業可且莫也而獨水西兵不至水西者外弟隆有義

所部也有義以為繼榮無道至反獨奈何禍及吾姊乎吾蚤為之所事敗當隨坐竟不就自是之後榮益驕恣建王屋左燾出入必乘輦所過張旗幟鼓吹三軍並響呼夾道而馳非復曩時阿榮矣乃欲東至馬蓬阿拜西犯師宗六涼南到豆溫水下北臨亦佐普安於是殺處安一人祭告于旗燾之神曰土繼榮茲行其與乎是時鄭璧巡臨元劉紹恤巡普安程正誼備臨安皆以僉事本兵柄於是三道兵衛甚設皆并上赤白囊告急于都御史劉世曾御史李廷彥唯恐土酋得一日以象馬蹂踐我境上乎亡何榮竟以阿東提兵數千人壁法郎遂擊破陡坡寨斬土舍沙守東土婦資氏二人兵九人已又以阿古提兵四千人入廣西已以李志明提兵三千人壁偏頭關已又以周阿義提兵三千人壁龍甸羊街子入師宗已又分三千人壁鴨子塘入六涼而繼榮則恣情于色慾聞土舍海現妻資氏美終乃奪之以為已有先是榮所築赤龍寨山最高廣六十里建層樓鳳閣圍以堅城其下又有龍潭九口甚險阻盡三軍妻若子並質于寨上繼榮方得以縱一日之樂色授魂與而惴惴焉兵已在頸矣是歲乙酉十二月也都御史乃與參政使文作議而以副使程正誼為將軍軍師宗金沙洋為將軍軍越州僉事鄭璧為將軍軍六涼而適師宗者曰我以裨將李延之提寧州祿華諾兵三千六百人白極提嶠峨六志貞兵五百九十人姜師周提廣西昂尚才兵五百人師宗瓏勝雲普山蛟兵二千四百人而賊不敢西入適越州者曰我以裨將馮惟良袁國卿提業兵三百四十八人陳禹謨提需益受紹慶兵三千人胡珠提舊越州資氏兵二千人田得泉提牛業兵三百人諸民懷提尋甸木遇春兵一千人而賊不敢南馳適六涼者曰我以裨將郭九疇提路

南番騰雲秦世文兵五百人竇宗正提六涼資世守兵一千人王盤石提新化普同春兵五百人而賊不敢東突而又以裨將金堂提武定傑世功兵一千人陳力提亦佐沙騰蛟兵八百人入普克而賊不敢奔逸於是偏將軍劉綬等自撒馬邑發兵攻赤螯皆馳普鮪營而期以十二日劉綬等自撒馬邑發兵攻赤龍寨以卻敵斬阿姑首一級捕虜隆氏資氏海氏楊達孝妖道楊五郎等四十人降賊四千人復引兵攻普得龍寨先登西至陀木石舌星諸寨斬王道張道楊友仁董阿本首四級俘獲男婦千餘人降賊二千餘人器械諸什物亡筭追亡至阿拜江隆有義所將卒斬者繼榮傳首曲靖先是貴州都御史舒應龍聞羅雄急乃調隆有義兵至我大將軍即以二千金恣有義所調度令其破滅逋寇其後有義又捕獲梅懷春林應鳳斬阿方得阿雙首來獻是役也斬首雖五十餘級然不傷戈甲降者一萬一千四百人此 陛下之靈 社稷之福也於是賜沐昌祚劉世曾金四十兩紵絲四表裏舒應龍金二十兩二表裏文作等金十兩程正誼等十兩祿華誥等八兩諸公皆北鄉叩頭稱 賀是日即上書請建城池因調曲靖衛左中所官軍備羅雄 上可之賜所名曰定雄前事漢官皆佩黑綬託于郡城無所事事今給者繼仁莊田令得居行夜之司它一切獄訟簿書屬漢吏始普山蛟海現妻資氏隆有義來訟也而我漢吏方以柱後惠文彈治之彼繼榮乃陳兵數千按劍而起是後又有必六必六者亦羅雄諸土酋也其先皆獮夷種皆變文為羅以自雄前是者繼榮既伏誅而以曲靖同知一人姚繼先麗江同知一人越應奎建城池其後兩人一以予寧去一以轉遷去於是必六電速阿非速理阿擺阿東阿五得七人乃帥四姓寨反殺我土舍者繼

仁及李本忠謝承賓等數十人執我州守何俟皇華使張雲
錦二人強雖百姓偕反諸百姓皆曰而奈何欲我為亂民乎
是時沙人三百人聞州守急馳州必六怒乃殺七十二人追
亡至河上赴水溺死者百餘人於是六等度不能得衆乃彊
州守詳移檄大府前沙賊反幸賴必六擊敗走請哈必六等
冠帶移如是毋動漢兵吾以汝守質壁中汝守必如不吾約
異日漢兵至我郊我必斷汝頭不貫守矣於是雷甸人栢林
等皆欲擊破六等顧聞六等言恐先發此反側子得敗乃公
去乎是時備兵臨安者文作備兵曲靖者金從洋乃請于都
御史劉世曾是日即以冠帶給必六電速二人令賊自相疑
忌於是以工文奎諸瓊楊應元張鶴往張鶴與雷速相得尤
驩而文奎亦能以計給六等六等至不疑久之張文錦詳稱
病篤文奎好謂必六等曰文錦誠病甚有如不可諱死則必

謂女殺死奈何當女以危法事敗女隨坐矣於是六等令錦
去亡何又使使者自州守梓里來詳為學使者試學官僮子
趨其子何為善往張鶴又以語必六州守父子俱執無為也
六等又令為善去於是鶴等並謂必六曰公等頗忠順無他
罪乃不肯使使者謝冠帶令軍門疑女慄桀也必六等曰有
之誠當謝僮卒計不知出此即使阿吉偕張鶴等詣都御史
都御史賚賞甚厚遣之歸六等亦不疑於是鶴等微以告州
守及家屬五人令皆夷服闕匿諸瓊家居一二日會大風雪
寒甚乃飲監門中酒醉於是州守得出走走江上而李存忠
皆并畫大計先已簡二十四營兵待援于外以故州守竟得
度乃與妻屬從間路至曲靖也是時丙戌十二月朔也始州
守度時必六等以覺乃縛張鶴丘文奎將梟斬之鶴哭謂必
六曰賊汝豈以我為不能偕州守去耶不去政欲全活女女

殺我女亦隨手死矣然我死天下必謂孰與女死寧終汶汶
遺臭萬年乎六等低徊者久之竟解縛先是都御史以叅將
蔡兆吉將寧州軍軍師宗以守備張先聲將需益軍軍越州
以武生紀序統將隆有義軍軍普鮓已又使使者風馬遼古
獐沙夷兵並伐其謀期以二十七日裨將李存忠提者應科
二十四營火兵胡來賓提資氏兵湛懷忠提安紹慶兵金堂
提武定兵楊思忠提尋甸兵梅英提亦佐兵方齊提鐵索營
兵魚鱗而至於是在攻大莊寨破之斬必六阿吾等首一百二
十一級生得阿束阿卓等一百三十三人俘獲劉鎖等二百
有四人攻都宜二硬寨破之斬首四十七級生得方俗阿怒
脫寧等五十八人俘獲十八人攻阿邦至大箐還擊自硬普
拖破之斬阿擺首二十級獲生口三人俘獲六人追亡斬首
五十七級捕獲生口十三人俘獲十八口復攻大箐斬首二
十七級獲生口五人俘獲十九人攻色屋下矣孔阿野矣弄
逸西戛渡江擊洪行木七黑安革本外破之斬阿墓首六十
四級捕獲生口者洗七十二人俘獲一百一人事 聞賜沐
昌祚金三十兩紵絲三表裏賜文作等金十五兩賜祿華誥
服色視四品丘文奎隆有義皆復官金十兩賜王仕重金八
兩劉世曾先有論賜告於是 上易羅雄州曰羅平而調維
摩州黃宇以同知行羅雄事何俛視維摩

公山處劉堂良草坪石簾祿列傳

劉堂良公處諸寨苗也其下故辰沅所部旁通西粵貴筑環
 四面五百餘里皆苗寨苗凡六千有奇寨凡一百五十有奇
 先是公處諸寨阻山公行大將軍提兵擊破之而是時撫諭
 使於楚則李江於貴築則劉庠而錢岱塗杰皆後先為御史
 於是大會庭中議下招撫之令正何皮夏諸寨劉堂良等六
 千人皆衿甲面縛請降願歸王六百里得附編氓後輸賦死
 生惟將軍所命先是叅政使項思教叅議使龍宗武副觀察
 使管稷僉事使夏良心所以之者甚備一意請於兩臺兩
 臺皆以為可廼使指揮使一人屯天柱所專以撫苗為務每
 寨立一人或四三寨或八九寨立團長一人歲秋九月封賦
 税金入靖州庫餉入天柱倉屬兵備使按驗而以三年無過
 舉則用鼓吹花幣賞勞如令上幸從大司馬張學顏覆奏

以為議是賜李江金三十兩劉庠金二十兩表裏皆二之項
思教等金十五兩是歲萬歷甲申也使撫諭使論功同知則
李梅通判則張誠試知州則王新民吏目則胡文渚知縣則
胡天祿叅將則鄧子龍弁備則周弘謨指揮則鄧禹千戶則
陳文魁 騰霄百戶則郝文渙 上於是賜張誠等金皆八
兩也

石纂祿草坪苗也已卯奪天星寨苗兵總滿勝等仇冲田已
殺吳順和逐寨民三十餘家明年天星吳什傅天文亦糾特
洞龍集寨胡才殺草坪苗龍顯等而是時石纂祿石才看復
殺龍集吳才和逐寨民六十餘家奪其田土而龍集諸苗因
與天星寨鬪又殺吳看良等六人已攻天星及陳團殺吳攢
道吳思保等十餘人兩家由此相仇殺已已時而巡徼者百
戶周之屏乃告於黎靖叅將黃斌既移撫諭使卽陞御史甘

士价下分守使郭裴備兵使虞德輝問狀屬邏司方承蛟詣
草坪天星往逮不至復使吏目吳延秀往又弗至於是使百
戶黃鍾及文獻朝馳陽朝雜問鍾英即請兵與俱行至草坪
月圍坡諸苗見漢兵甚設并皆披甲兵貫弓矢鄉鍾音睡此
盡裂大罵諸苗欲輸金五百贖吳思保死趨獻朝下坡以為
諸苗必不侮漢兵也我兵遂鳴銃犇騰皆大亂而諸苗揚塵
和石看清楊道總等佯為敗北引兵至瀾泥所而石曹金曹
滿與楊慶和遂擁眾殺鍾音及兵王明等三十六人於是弁
巡使急使辰州倅祝養蒙靖州弁鄭雲鎬永從令孫夢熊五
開指揮戚元勳並馳草坪因下令有如誠獻渠魁得除罪而
石曹金曹滿等抗拒如故而會分守使使使者石惟忠送奉
火牌至圍屯止舍而諸苗石纂寬石金才等亦皆披甲持兵
以為曩時黃鍾音罰我金五百方是時我窘急激而成亂誠

有之也。以楊慶和老益就吏下靖州獄。已復使守備吳時喬
曉譬如初。而諸苗皆怖。焉恐大兵。有如一日。蚤臨奈臺。裝
何并皆轉。渾入山。箐負固。不出喬。乃以檄趨諸寨。諸寨復膠
致石看才。楊道總詣分守使郭棐。而旦日出慶和對簿。庭中
皆叩頭服。實有之。居之。何明經胡大榮與地青特洞諸寨。悉
草坪辭。且染已皆願捕斬渠魁。於是。以羽檄徵西粵六甲苗
兵三千人。期七月初九。並擣陽朝行。未至草坪二里。我兵皆
止壁傳餐。頃地青苗兵陳發。楊信古賢眉壽等。攻草坪。先登
却敵。生得田能老王等八人。斬老安等首六級。餘黨皆委心
歸降。諸寨悉定。而兩臺即移書貴筑撫諭使許子良。御史趙
士登。因上書諸龔鍾音子男。而以郭棐等紀錄黃斌。罰治是
歲萬歷己丑也。其後甲午撫諭使郭惟賢議。比嘉靖中辰沅
諸苗屬永順保靖二宣慰。因禁官兵毋得私以錢贖。而酋人
民上皆從之。恐諸苗以酋人為得策也。

緬甸列傳上

緬甸者古西南夷也其地故有江頭太公馬來安正國蒲甘
緬王五城元至元年遣將軍兀良吉解擊破之建邦牙宣慰
使其後高皇帝二十九年復建緬甸宣慰使歲時奉朝貢
稱臣不廷絕然後詔長安立緬甸即緬甸去黔南省二千
二百八十里去三宣撫數百里然以間道走茶山芒市永昌
不數日遠也其土所產則犀象馬其珍異則金銀寶貝白氈
兜羅錦椰子樹頭酒石油有城郭屋廬以為居出入乘象馬
水行舟筏皆類漢有文書常通章奏用金葉次紙次貝葉次
檳榔葉其俗男子縮髻于頂前用青白布纏之夏則衣洗白
窄袖單衣冬則衣白兜羅錦而以莎羅布二尺合之纏于首
以為飾婦人縮髻于後不施脂粉男女皆形陋而体黑然必
合白檀香當歸姜黃末塗於身及頭面以為奇柔而能詐其

天性也其酋長名曰卜刺浪出入乘平輜或象坐則在前從者圍後皆席地富者出入亦衣大袖白布衫自首長以下咸善水其俗尤好佛教僧常五阿瓦剎城邦啞直根諸寺粧飾甚嚴有大事則抱佛為誓盟必質之于僧然後決前是永昌建都督一人以隔絕漢故自古無緬患其後或叅將一人或守備一人且往來金滄間相去五六百里由此與諸夷酋遠諸夷酋能入邊而我又不能深入諸夷酋自是諸夷酋一旦有忿爭及承襲之事皆不請于邊吏而寧請于緬岳鳳者隴川秤美也乘宣撫使多士寧新物故而其子多忠尚稚弱其族兄多庵方爭立計乃乘是時殺僂士妻寧子因奪其印符去緬請隴川以自雄于時劉世曾為都御史董裕為御史上書言狀下事大司馬馬張學顏議公卿皆言姑赦之鳳死罪獨逮捕党人張大本等繫獄第欲鳳送奉印符詣明氏所因

推擇多氏後嗣毋絕亡何鳳竟負印逃蠻莫乃留其子喇烏擁党自固己鳳走擺古謁其酋長莽應裡請為畫便計應裡聞隴川議以多孝嗣乃召多孝至飲因飲鴆死而隴川竟以屬鳳是時擺古莽應裡政新兵使者遣木邦土舍罕拔如例稱賀應裡辭謝而木邦所部耿馬罕度亦使罕怕閩至怕閩欲讒拔于面乃紿言欲治兵犯永昌得趨去因微告鳳令鳳讒罕拔于應裡囚罕拔象十、六馬千騎兵六千有餘盡殺畧而以耿馬罕度為宣慰使而木邦于是乎又為罕度有矣先是宣撫刀伯舉妻罕與其弟罕怕文有積怨乃提兵數千捕怕文怕文遁逃入永昌于是罕兵追亡過蘿葡絲寨多所殺畧是時永昌亦索罕拔、因越走潞江声欲得怕文而還已拔又犯南甸屯于崖遂執我土舍廖援桂援桂者漢兵曩所因為耳目者也由此拔為邊吏所患苦以為南甸刀落參方

不得于父而于崖怕瑄怕更幼猶寄養于罕氏尚如此皆幸
拔亡頃之罕虔復誘應裡及言鎮康灣甸順寧老妣施向去
永昌三日而近可掩而至也應裡乃決意以兵二百人象數
十隻為銳教航備鎮康而調迤西猛密蠻莫諸夷兵送鳳至
隴川盡畧罕拔家產生口而去當時之威遠大僕老妣施甸
灣甸諸土舍皆并詣擺古請歸謁獨順寧不至于是迤西蠻
莫猛密引兵二萬人戰象二百隻道順寧乃強土舍猛效忠
降效忠寧至死鏖戰斬首首十七級捕獲生口二人竟不降
應裡復使叔猛別引兵十四萬擊破蓋達南甸城弟阿瓦引
兵十四萬擊破芒市城芒市土舍放福及其叔放正堂子放
國忠皆鳳內親于我漢近郊也而况當是時莽兵一出蒲窩
則騰衝危一出老妣則永昌危一離芒市出猛林據潞江則
騰永並危莽勢頗強盛于是芒市土舍放福蓋達土舍刀思
官言于征南將軍沐昌祚曰吾蠻皆新被緬破甚流離以緬
兵所治百子銳不可當也緬兵今耕且守欲為持久將軍幸
為計是時今上壬午也于是征南將軍欵上書條對緬
事乃先請于臺使者以為竊跡前事乙亥中莽瑞体提兵擊
迤西追逐思個法：夷王自稱號也于是個妻父廖邦治為
畫獻象請兵之計莽兵因逼我近郊而會副觀察使羅汝芳
兵威甚設得寢其後庚辰復以羽檄召三宣及騰越州衛官
赴擺古歸謁而賴備兵者吏胡心得遣間諜小坑往坑因出
幣帛饋遺莽：報以書詞其自稱則曰掌管西南天下王莽
噫喇招法其稱于天朝則曰我兩國和好天下百姓人等
方纔得安其狂悖倨驕類如此而罕拔乃謂請款貢于我何
說哉而况拔請襲于我文吏我文吏謾取厚賄至千餘金弗
得立竟走莽：立之金根云為莽所因執誠然乎執詐也及

復皆不可知獨柰何我騰衝止募兵一千永昌止衛兵數百人于美不便請增兵設將于是上幸用臺御史議騰永各增兵二千人復臨順元蒙叅將一人兵二千人于是以羽檄徵比勝平川姚安雲南諸番土莊兵四面至軍餉得仰給楚蜀乃以楚蜀所佐金屬通判熊夢祥司理王朝隣下永昌騰越大理鶴慶蒙化楚雄姚安間治糗糒而使叅知一人陳誥掌之是時給諫大夫孫偉憲兵將戰守糧餉間諜六事請留礦課三十五萬張島思亦請假征南將軍以權庶得調度土兵而馮景隆方給事林陵見為撫慰諸使漸以請襲故歸緬非策所言獨與諸公鄉异大畧以為麓川之後當時沐晟足以制思任發之命尚假大司馬王驥提營兵及諸路兵十萬人幾十有三年而始得渠魁今日之事則异于此撫諭諸使皆彼用命而新調土兵尤難拊循然亦非必盡皆諸土司之過

彼請襲而我視若奇貨彼遇難而視為秦越以故諸土司日以離异而緬人因得為思即猛養思箇者思任之苗裔也鄉以莽首之故求援于我而我殆若充耳可乎計莫若招撫諸土司且土兵與敵人非其親戚即亦舊故我機事不能不泄泄則生得失沅江之覆輒可戒也請以漢兵制之而後為可

是日即請以劉綬為遊擊將軍于是上曰可土司多被有司勒索擾害以致携貳下大司馬問狀已詔謂調兵浙江委非良策先是當事者議永昌以老姚潞江隴川急為騰衝以鎮夷關為急宜請老姚潞江隴川皆建城而老姚更設通判一人或守備一人而以兵三百人守之鎮夷地四平無河山阮寨之險歲時出入無禁通關者因得闌出財物而與夷交易則何不比居庸山海關故事下盤詰之令皆未及聞遂寢于是給諫大夫楊文舉請便宜十事文舉先為保山令知

緬事至周悉其略曰始王驥征麓川時拒命者止思任發一人稱兵者止麓川一地耳外而諸夷皆長耳目惟我所左右即緬甸莽起穰尚佐我兵糧執獻思任以邀我孟養之賞乎于時猶動六省之師傾百萬之帑遲之以一十三年之久今何時耶思個擒而迤西失矣罕拔陷而木邦去矣干崖畔而三宣危矣芒市猛淋破而近郊逼矣我所為新募之兵甫及六千此皆驅人而使之戰而臣以為未可見其可而况天時之苦瘴深入不便芟葛之窘急轉輸不便地理之遼濶夾攻不便而我獨便于守何者兵罕之附莽也凡以為自固計其聲為擁衆而內犯者此不過採虛聲以疲我之應使我顧內地而緩彼之攻而又因而從容困永騰坐觀我之成敗已耳而我誠堅壁以守之臣竊必其未能深入前日者老嫫之潰忽攻我之不意耳 兵四至遂有平戛象打之捷蓋西臘

底之捷而今增兵設將其氣豈不百倍于初乎臣故曰我獨便于守也而臣何以必其未能深入也竊度莽酋不遠數千里而驅兵以助岳罕者利三宜於木邦耳但擺古之阮兩地也皆不下四五十日而木邦則距永昌八距騰越四日近矣我乃窺于數百里之內而莽酋遙應于數千里之外持之數年必心解而力疲臣故能必其難以持久一也莽瑞體氣洞吳吞海上易置其酋長虐用其部落諸酋欲一有所逞而顧未有隙耳而况得楞諸仇素有必報之忿阿瓦親弟久懷不利之心應裡新立夫豈不知諸酋之欲乘其後也臣故能必難以行遠二也且莽亦非素拊循諸酋者景永邁猛別猛連之衆此皆新附敵國其意謂幸而助勝則已收鷹犬之功不幸而不勝而諸酋為我所殪也則得刺虎之利此瑞休故智應裡踵而習之耳而諸酋獨無會稽之恥乎臣能必諸酋難

于久信三也岳鳳以奴滅主罕虔以孽奪嫡久為諸酋所切
意而加以莽酋酷烈無忌征求不厭誰肯甘心哉臣必能人
心漸解四也且臣前所謂便于守者於笑有九請得借前著
正言而無諱可乎滇事必徵兵于貴資餉于蜀今臺御史止
兼制建昌畢節于法不便請提督川貴一也金滄叅遊為備
騰永耳今計大理以內共九郡奈何止洱海一守備當其衝
乎請復臨安叅將許兼制曲靖以扼元江之冲至瀾滄之事
則屬洱海而順蒙姚景之事則屬臨安且楚雄之定邊西南
與木邦接壤今請增將庶成臂指之勢二也謹按輿地圖永
昌入犯之路四騰越入犯之路三而旁蹊間道猶不與焉且
永騰萬山陡絕又乏五穀軍餉皆借給于川湖必費數金而
後致一斛今請于迤西一帶建鱗次之倉行通運之法至若
土著請責之長令操演有期役使有資而夷兵則屬之守

備皆先期僉選登名冊籍毋臨調必委旂牌庶士卒樂用命
三也黔南迤東則外接交趾以元江為門戶而臨安則鄰之
而廣南鎮沅等府新化羅雄等州如棋之布迤西則外通緬
甸以永昌為籬藩而麗江則接壤吐番大理鶴慶寔鄰之而
順寧景東永寧等府大侯威遠浪渠等州如星之列今金滄
叅遊守備祇為永騰計耳而臨安之叅將久裁矣獨柰何大
理以內約九郡乃以洱海一守備當之乎臣愚以為臨安宜
復叅將聽其兼制曲靖以扼沅江之衝至洱海守備居鐵鎖
者則防瀾滄而順蒙姚景之郊請以屬之臨安四也三宣雖
去于南之苗裔尚存木邦雖失罕拔之嫡子南尚存它如鎮
康之罕氏灣甸之景宗才或垂涎于耿馬或朶願于速放而
平戛之莽惠又有莽市之欲蓋達刀思科豈無故土之念誠
相機以鼓舞隨宜以策應之此皆吾左右手五也自隴川而

西以及猛密往、產奇貨滇賈如熊長一尹天柱等闌出財
物與夷市寧觸文罔弗畏誠鄉利耳我邊吏禁之甚嚴恐有
如一日輸我之虛實獻我之長技耳雖然事有不可以文法
拘者丁丑歲罕拔犯干崖之口正莽酋攻思簡之時而兵憲
羅汝芳多方遇此屬于是夷中羈客約為內應常得其動靜
資我方略有明驗今宜酌邊禁自外款入者普違禁貨物請
以軍法從事自內款出者姑待以不死購首者予千金善間
者捐重賞此亦招徠之微權六也順寧之去洱海也在五日
之內去永昌也在二日之內今順寧與蒙化俱屬瀾滄請自
今改隸金騰兵憲使庶約束得便七也騰永兩地相去四日
在騰越則逼近三宣隴川其外屏也在永昌則通道木邦猛
林其猛要樞也而往御史陳文燧常欲置守備于隴川設千
戶于猛林於笑誠便隴川田土膏腴舊有高城之瘴誠為重

鎮或以叅將遊擊居之可屯且守而猛林亦樂土也田沃地
寒無瘴請扼守設禦實扼遮放之衝而附木邦之背耳至于
崖蓋達可縣亦可所老姚芒市可所亦可司此皆金城湯池
足以守險八也書奏 詔大司馬議久之 上益念黔中事
令中貴人張誠于 會極門 詔大司馬即日使、者乘傳
諭征南將軍及臺御史同心戮力共保無虞且 賜大將軍
火符得視軍中緩急騎置以聞于時大將軍以下皆北鄉叩
頭以 陛下之斧鉞實式臨之敢不盡力居止何裨將鄧子
龍忽傳有姚關之捷先是罕度引緬酋萬餘人為營猛波羅
而兵備使傅寵姜忻引鄧子龍兵四面于是緬酋皆從查理
江渡直搗姚關我兵接戰攀枝樹下斬虔等首千餘級而其
子招罕招色得逋逃走故穴奪獲象馬器械亡筭是時已癸
未矣而崔廷誠試新為御史上書請遣鄧子龍及劉綬兵乘

勝提桴鼓征徃正其罪是時叅政趙睿壁蒙化副使胡心得
壁騰衝陸通宵壁趙州僉事楊際熙壁永昌征南將軍呂祚
壁洱海臺御史劉世曾壁楚雄而監軍則唯副使辛存仁一
人以之于是蓋達之戰刁思本斬首一級刁思欽殺三百七
十餘人斬獲猛補首一級刁思瞻斬首三級刁思景斬首三
級刁思科斬首二級隴川之戰兵勇李如蘭捕獲賴真一人
周良貴捕獲生口一人放漢斬捕首虜二級喃峪之戰蓋西
夷目滅斬首虜一級魚刀山之戰夷兵思中捕獲生口線乘
一人斬首虜二十一級俘獲馬三騎鎮撫張蘊復引兵按捕
魚刀山斬首虜六級奪獲弓弩牌槍一十有奇朋麻之戰守
備使李獻忠及夷勇小羅姐捕獲生口從拍講線唵喇啐喇
亥喇斬五人兵勇張方等斬首虜六級奪被虜男婦六十一
人俘獲馬牛一百三十有餘猛林之戰千戶譚崇捕獲生口
波唵波猛二人奪獲長鎗馬轡諸什物亡美南甸之戰北勝
土同知高承祖捕生口刁落參刁落奏等二十一人斬捕首
虜七十四級黑猛弄之戰義兵劉豈連等捕生口喇喃捧貴
文院柏瑞三人斬首虜一級大蒲窩之戰雲南土縣丞楊如
楨捕獲喇伯喇衣二人章拜箐之戰指揮李芳等捕獲生口
吉項卡等一十一人斬首虜一十一級土官高金宸等捕生
口老成等二人李甲斬首五級蘆子山之戰土兵李八婢等
捕獲生口喇、立喇莫喇應四人猛淋峽之戰蒲夷捧應
春等斬獲首虜一級黃蓮閣之戰募兵趙國正等捕獲生口
喇臘喇蠻喇茂三人夾象石之戰姚安土同知高金宸等捕
獲生口二十五人斬首二十四級赴水溺死者三百餘人土
舍高傑等斬獲猛別等首三級小隴川之戰指揮使周文臣
等斬首虜三級西山之戰土舍高金等奪獲牙象一頭槍牌

一十有二猛戩之戰鎮撫張蘊斬首二級六庫河之戰兵勇
周必引捕獲波黑怕大雲等三人晏陽之戰羅雄土舍者
繼榮斬首八級捕獲生口喇怯喇衣二人俘獲一十二人奪
獲刀槍二十有二李應舉斬首二級土舍安素儀斬首二級俘
獲七人奪獲刀槍有六土舍木遇春獲生口奴得一人斬首
一級六涼州土舍資世益斬首一級武定火頭楊時秀獲生
口印匾一人姚州土官高應麒俘獲二人賊赴水溺死者八
百人流矢死者七十餘人遮放之戰把總劉一清等斬首一
級是役也賴 陛下威武神靈所變化諸公卿石畫幸皆中
大將軍得奮鷹揚効首虜既如此于是窺芒市者自遮放歸
窺老姚者自孟定歸而莽應裡尚偷延旦夕猶無能悔禍乎
乃引兵二十餘人象一頭往順寧引兵七十餘人象二頭往
鎮康約賦車馬治甲兵如軍令于時順寧土舍猛效忠堅守

初志不聽莽調度復出兵鏖戰斬阿折毋猛丙等首一十七
級捕生口波哀猛怒二人奪獲象一頭弓矢盔牌一十有二
莽兵既敗北乃引兵壁灣甸使、者趣效忠降效忠劍斬使
者以示終不降意于是莽酋怒復引兵狗臘閣不下去狗外
朵關又不下去狗蘊馬罕閣又不下去乃集灣甸景真景宗
才兵耿馬罕度兵五合六聚如雨效忠始遁逃走浪滄江莽
兵艤舟欲渡而會我上師旂鼓相望夾江上魚鱗而陳莽兵
盡卻行未敢前土舍猛懷德乃飛矢石擊莽、溺水死者一
百餘人我師追亡逐北至習牽射死莽兵七百餘人斬首虜
一百一十七級效忠遣使者阿佑等七人傳首詣軍門行未
至里穰舖而會莽殘兵至執我阿佑等僂之奪其首而還我
師逐北斬酋首五級奪獲盔牌槍銃一十有五其後效忠使
使者捕伏灣甸道左待莽兵莽兵果至于是順寧兵及舍目

外充兵倉卒起如自天而下並轉鬪斬首四十餘級捕獲生口馬些倒刀二人中流矢四十餘人頃臺御史以其狀聞事下大司馬張學顏訪誅納案紀功者吏杜漸劄作沛狀請數自壬午十月至癸未四月實斬首凡六百四十五級奪獲被虜男婦凡八千四百餘人印一顆象四頭牛馬凡一百九十有四兵器凡五百二十有一金凡三百二十一兩五錢銀凡五十三兩八錢當是時春三月己盡矣瘴毒大起我偏將軍胡大賓提兵備潞江道逢霧露至松坡之麓死

緬甸列傳中上

罕度既伏誅巢居猶峭壑山廣幾八九百里至其巔八十里皆深林險阻不可登偷盜酋長以萬數而其犬子招罕招色引兵三千人阻三尖山公行日夜欲為緬畫計及唯是偏將軍鄧子龍請于臺御使者劉世曾招罕招色並狙詐今欲往征正兵不可用：奇于是度道里分三軍而以罕進忠一軍軍查理江右猛效忠一軍：孟璉左陳信一軍：三尖山前備要津毋令得走孟璉威遠緬當是時罕人皆自誇謂得天險誠足自恃以為漢兵必不能至易漢兵乃以叔父罕左提蒲人桑弩手五百人守間道間道可攀援西北走至罕巢獨蒲人得知幸蒲人易與可計而得也子龍即發橐中裝出銀牌塊段賂蒲人蒲人微以間道告我師如狀是時北勝菴葉平川姚安兵號為驍勇子龍乃下令：裨將鄧勇吳松提菴

土諸莊兵至三尖山夜半攀藤而上盡捕伏後山已營中分
更盡鼓發雞鳴將旦我師忽僮倅從中起不備罕人趨以木
石滾山下當我師我師身被木石傷者二十餘人于是後山
軍皆直擣山前衝鋒軍中鳴金鼓吹火器火箭俱發罕男
婦還尖山走墜崖死者亡莫我師捕獲酋長招罕罕色罕老
等三十八人賊從一百人斬首五百一十九級奪獲戰象一
十有二馬三十四騎器械一百有九時甲申二月也居四五
日子龍迺以招罕及妻羅罕虔及妻朽妾博檻車傳鎮康送
獄是夜羅朽皆縊死而罕虔亦自刺死于是以罕老招色博
錮鑄至叅議行金倉事姜忻所然後上功莫府尖山空無罕
巢時有到者罕而稀矣乃下令招徠流移居頃之流移自古
而還者馴至數千人始永昌列一十五噓二十八寨凡郡有
大朝請諸噓寨悉如漢儀至府堂下叩頭稱賀二千石得

察期而不至者罰當是時夷人見縣道及縣道所使者皆驚
畏弗敢至城中城中富室因而藉以為利彼一日有緩急
陰使人諉之質田宅久之子錢益廣弗償田宅遂為已有夷
民一旦入城中公私逼迫視城中猶陷阱亡問矣先是當
事者請建撫夷同知一人永昌守備一人騰越州治獄訟簿
書因與請除諸逋自勿問自是之後土酋稍復業也而耿
馬以罕問嗣鎮康以問恩嗣灣甸以景從嗣孟定以罕鶴嗣
于是得故宣撫使宣慰使凡一十有一恢復疆土幾三千餘
里是時陛下神武遠彰萬里之外諸公卿出石畫將士皆
攻城先登陷陳卻敵以故諸捕酋逃遺寇即偷延旦夕乎然
皆變志易慮結離而事邊吏矣案金騰兵憲傳寵檄先是我
師乘勝問蠻莫罪留壁金沙江亡何蠻莫送奉牙象三頭古
喇錦二純琥珀二函來降是時莽大將散奪遮改及其子壻

莽咩阿及尚著莽糜方在猛臉招聚亡命敵復稱亂于是岳鳳具以實告而裨將劉緹二晝夜行四百餘里直入莽壁莽壁大驚惧欲潰圍遁顧未有路耳於是我師勇氣益百倍挑戰斬首虜八十五級生獲散奪等六百三十二人奪獲象馬十六頭緬衣諸什物亡筭由此木邦土舍罕鳳亦反唇殺莽兵千餘逮繫喇湫慢等并招撫部落一千人請歸降于是御史中丞劉世曾偕征南將軍沐昌祚論次是年二月至四月凡六捷請檻車傳招罕等 闕下梟斬蠻夷即於以風四夷不亦可乎 詔梟斬軍中以徇久之岳鳳謂緬不足恃數敗壯乃有惧心矣何鈺遂乘間說鳳降鳳乃遣侄岳亨妻刁幼子喃歌後先來降緹詰以五事皆如約而後許可一斬陪臣首二追罕氏于崖印信三獻偽篆四獻被虜男婦五招徠逆西鳳僅出莽所給偽閔防一顆生口一十八人象一頭馬

五騎緹案驗非全約弗諾是時緬甸印牌猶在永昌庫即今曾請印其故皆不可知而會孟養思個所移文亦無鈐印緹愈疑必欲得干崖印符于是鳳復遣其子曩烏送奉罕氏金牌勅書及其緬象馬畫索執軍門獻見而征南將軍大會臺御史劉世曾御史崔廷試議上書請赦除鳳前罪處之金沙上游以招徠諸夷鳳聞稍解嚴怠于是兵憲傅寵令劉緹輕突入隴川鳳僮卒郊迎緹因置鳳軍中曩烏以父故不敢動緹由此竟破隴川其後六月莽應裡憤諸王司叛已乃帥得楞擺古輕銳師十萬趨阿瓦先攻其叔莽著然後圖它于是偏將軍張儒臣李朝等大會緬甸土舍猛永順猛密思化蠻莫思順光腦思翳猛臉思并蠻棍思好兵咸來以為著援阿瓦兵威甚緬幾敗而我雍會猛嶺從中起應緬、由此得幸竟獲勝遂乘風縱火燒房屋略著家產而去于是猛密土舍

刁思忠死而莽著亦與其子及猛密罕烘婆孫蛮莫思順奔騰莽兵竟退北至蠻莫志又在陷三撫矣而著竟客死騰是時六月初暑甚多瘴緬聞貴州兵方以瘴厲予假歸我師不下三千人而轉餉至騰又道遠費金錢七八兩而後致一石料我師不足敵乃札營猛莫遮思五章猛廣待我師先是海壩河之戰我師已捷四十一人至是與緬甸土舍莽永順蛮莫蛮酒阿線養凱挨旦猛莫遮思噶得猛密所部五章蛮夷兵不避瘴暑之難先登斬首八十五級捕獲生口馬披波傑馬細波得等二十人奪獲象馬及鳥銃緬刀諸什物亡美我師陣亡張子仲一人傷劉榮等五人于是大司馬案臺御史狀以奏天子嘉土司効順立功詔皆從優論其後征南將軍臣沐昌祚謂今日之捷首虜至三千一百有餘得以

獻俘乃請檻車傳岳鳳父子五人及莽糜咂晏得皮一人闕下如例于是大司徒陳經邦率故事擇八月二十九日上御皇極門大鴻臚於御前宣奏捷音百官行慶賀禮畢遣公徐文壁往南郊朱應禎往北郊駙馬侯拱宸往太廟皆祭告是日即下詔：輔臣申時行加少師兼太子少師進中極殿詹一子為司丞余有丁加少傅兼太子太傅許國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居建極武英如故皆詹一子為中書舍人行等固謝曰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將効力戰之功也臣等三人何敢受賜于是轉遷劉世曾為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賜白金五十金大紅紵絲飛魚衣一襲彩段四表裏沐昌祚加太子太保歲食一萬石大紅紵絲蟒袍一襲金錢表裏亦如之皆詹一子為百戶世。勿絕賜鄧子龍劉綎行副總戎事實益二爵級白金三十兩紵絲三表裏傳寵

姜忻益爵二級賜二十金紵絲二表裏張楚誠等陳化鵬等
益爵一級賜十五金它如王橋陳加勳等賜十金趙睿等賜
五金罕進忠等賜襲莽惠賜千夫長胡心得賜誥金皆二
十兩祿華誥等賜十五金王得等賜十金 上又念本兵張
學顏運籌有功加太子太保賜五十金大紅紵絲蟒衣一襲
賜辛自脩陰武鄉金三十兩紵絲二表裏賜石星二十兩一
表裏所司郎中皆寔授益爵一級賜十金它皆八兩御史董
裕崔廷試賜二十兩一表裏諸公卿皆叩頭稱謝如礼于時
前御史陳文燧副使羅汝芳胡心得功置不論于是給諫大
夫楊文舉上書請論三臣功臣文燧在萬曆初款成潞江屯
猛林城向頭巡于蓋功在徙薪臣汝芳在永昌則濬龍池開
沙河在騰越則築侍郎壩在昆陽則捍海口堤功在百世臣
心得曩以妄報莽貢既免官猶念張大本實岳鳳主謀也心
得執大本以前剪其羽翼至乃落參則陽用之而陰伐其謀卒
執落參而蓋達之圍解猛林之兵退功在一時唯 陛下裁
察幸甚于是 上幸從給諫請皆賜誥

緬甸列傳中下

乙酉秋七月蠻莫土舍思順復歸緬事在御史李廷彥疏先是我師龍左之戰阿瓦之戰思順常提兵擊破緬有狀臺御史劉世曾上功莫府亦既以安撫使爵賞之矣亡何復偕阿瓦土舍莽永順遁去順故莽族也臺御史以聞下大司馬詰問而會給諫大夫王致祥亦請案劉緹罪上書慮四事于是詔讓當事者撫處失策以致叛逃乃調劉天俸為將軍是時莽應裡得思順歸大喜以為從此猛密猛孟養三宣可計日而復也于是令酋長喇緬臘塔吞等帥阿瓦遮浪兵及遮魯噠喇麻哈戛廩補魯煞勤紀哈猿喇燕博薛等入城：中各發兵馬凡二千躬提精兵三萬人戰象百數馬百騎留壁寨堵城頃移札阿瓦江以為險中分軍一軍走孟養一軍走三宣逮捕猛密罕烘如令兵既至迤西迤西即孟養也孟養自

生齒以上皆大驚懼匍匐出城郭走。至茶山盡閭匿于是裨將孫成祖楊棟引兵六百人自孟養入吳英李華引兵四百人自蠻莫入咸約偏將軍李應楠寇崇德兵直擣馬作城四面而至旌旂蔽日于是杜栻大會諸軍、中鳴金鼓、吹樂作賞賜諸夷目花緞銀牌令致勉勵已縣五百金示軍士曰衝鋒斬級者有如此賞是時丙戌六月也期以初八日出師于是杜栻引辛賀兵擊破遠魯噠喇麻哈城李朝陽引孟連兵擊破屢廩補魯鯨城劉鯨引孟養兵擊破勒紀城李應楠引招秤根招海夷兵擊破哈猿城而喇奕博薛猶先期久失魄手皆奉頭鼠竄在密堵城先是蠻莫罕送來降罕送者思順之母也寇崇德即引蠻莫思黑兵乘風縱火燒其空城行捕斬首七筭已下令士卒止壁觀之以罷可襲然後使士卒間夷服夜襲入莽壁莽壁城不虞我師至夜半鐘鳴漏

盡皆瞋睡我師潛箐林未至密堵城三十里休舍是夜城頭鼓發雞鳴諸路兵僉卒起忽如飄風于是杜栻李華軍攻其前李朝陽楊棟等卓攻其右李應楠孫承祖寇崇德陳其正軍益縱左右翼繞莽而酋長獵挽岳哈等既被圍急遂乘戰象引標槍手數百直冒漢圍西南衝范斌壁斌出數挺戰被鎗死于是李朝陽聞斌死怒髮至上指寇睚眦盡裂即引辛賀兵百餘人攻城先登一時馬上火磚火箭火籠並發光燄燭天戰象盡奔騰岳哈中流矢傷明墜象死軍中自相蹂躪死者不可勝數是時諸路兵乘勝皆並入密堵城大破獵挽獵挽復遁逃走阿瓦江而會孫承祖兵伏草山望見獵挽來忽從中起獵挽不備驚自以為吾獵挽戰亦死不戰亦死、等不如戰而後死、戰我孫承祖不幸于是中流矢死所將卒楊榮等二十一人見承祖死皆衝鋒亦死而寇崇德兵亦

傷八十五人其後杜杕李華等捕獲生凡一百一十有三斬首四百六十五級奪獲被虜二百三十六口李朝陽楊棟等獲生口一百三十六斬捕首虜四百九十五級奪獲被虜凡二百三十有六吳英等捕生口一百三十有九斬首四百七十有六級奪獲被虜二百五十有六李應楠捕獲生口一百三十有四斬首四百八十七級奪被虜二百四十有五寇崇德陳其正等捕生口一百四十有七斬首五百四十五級奪被虜二百四十六口于是磨勒磨範萊耿三城皆款塞請降前是甲申磨勒之戰請教自八月初六至十五得斬餘六百焚溺餘數千然亦未嘗如必今日拓疆至二千餘里捕獲至六百八十九口斬首至三千四百有七級虜甲刀槍至六十有三也是後蘇鄴為御史矣乃案迤西事欲上書言狀尚猶豫未皇乃先請罷營建前是當事者議築城建署設驛間屯

並在數千里之外而將戶獵丁漁夷皆并疲勞邦曩猛哈等驛猶累土司臘撒戶峽等田盡獻總府以此思順去而擺古思化古而蠻莫景永之城傾蠻哈之營空所從來也三年于今乎此宜報罷乃復條對西徵先務四事大略欲併將權汰冗兵捐邊地慎邊任何謂併將權故志騰越有叅將一人以其縮穀三宣為諸夷可四通故耳今請復叅將如初統兵二千人以備迤西而東路則姚關存兵一千人順寧五百人各改守備令叅將得而調度之是也何謂汰冗兵各邊悉設重兵而黔南獨否莊田給總府令養莊兵寨田給土司令養夷兵屯田給衛所令其耕且守行之已久矣今騰永以緬甸之故一隅三將募近萬餘石費幾三人每兵日銀三分行糧一升歲仰給楚雄五郡轉餉三萬餘石費幾三千餘兩今縱不能盡汰則請自騰永併叅將一人存兵三千臨安留叅將一

人存兵一千總計二將所轄諸軍分屯各路是也何謂捐邊地先年尚書王驥既克隴川建三宣而不得有尺寸之地者隴川菁路險遠地氣濕蒸深入則病瘴瘡之苦久留則苦轉餉之艱分兵錯居則生撥置之姦置官鈐轄則起侵牟之釁况今田未及屯而已行投獻鎮未及移而已先占爭城營驛堡未及三年盡已傾廢牛種耕具冒領于民供應勞費辦於土舍臣愚以為宜撤遠戍之兵罷虛設之驛絕控扼外險之議戶撤等田悉給隴川猛邦等田悉給多俺而蓋西岳元等寨悉歸本酋扶立罕送統治蛮莫是也何謂慎邊任黔南四境各建兵備使一人曲靖控制霑甸以托烏撒諸郡瀾滄聯洛寧麗以轄莪昌諸蛮而東南道近交趾以臨安為鎖鑰西南地接緬甸以金騰為襟喉臣愚以為金騰宜并轄順義以便調度瀾滄宜移扎北勝以資彈壓請比閱視例察三載以

內諸路能兵政脩舉夷倣寧息則陞級久任異日備本省開封之選是也迤西論既定始上書奏曰前是丙戌之後實迤西思明與蛮莫思順諸酋擊破緬既如此言是時備兵者吏李材因欲掠為己功乃使遊擊劉天俸詳言迤西戶八章罕曩頂請援於是遣裨將杜斌李朝陽范斌等七人提兵一千從金沙江鼓行而西行未至中道聞夷兵已罷休乃壁五章貫屯之間而會有夷酋三十餘艘遂紿言此緬兵也乃殺百餘人逮捕四十二人而會我兵以瘴毒死者亦五百人把總死者四人于時材乃啟上功莫府以為捷首虜數萬級當是時材亦轉遷為都御史矣而鄖陽之行急乃乘行永平遂彊同知宋儒陳克侯實結有狀竟以捷書上去矣于是御都史劉世曾使者綜誅納所將卒恐皆與曩所上首虜絕不相應于是以夷地病故衆男婦及兵士病故者悉割首抵級猶

僅以千餘數并取原捕獲生口喇瓦散等七人象二頭夷器六十有三以復于時臣聞世魯亦既已心疑獨索何材所言皆甚悉而大捷且久使、者以疏上乎臣按當時所上軍書皆屬欺罔必如軍書所上臣請問密堵去騰二千七百里去擺古一千八百里何往來不及一月乎一也七月既望日李材方以懸孤之辰所司方行慶賀禮而謂屯兵境外此誰為為之二也密堵故無城守與遮魯博薛皆屬村寨或旁近猛寨或旁近蠻哈皆相去遠甚而謂連破遮魯八城且並在一時三也且上功首虜既三千有餘何勘驗不至一千而託謂為思化所焚此必詐四也奪獲夷民至一千二百四十六人何不安插已乃謂各夷不欲出獻此非我所獲明甚五也遮魯八城每城約兵二千人加以密堵精兵三百人戰象四百我師既乘勝追北精屍遍野何遺器止六十有三六也拓地

至二千餘里何猛寨為緬兵所據蠻莫為思化所畧七也且阿坡二十八寨皆屬永昌實以不送奉錢而誣董甕寨反于是陳叢之有猛廣之捷李材有阿坡之捷阿坡二千餘人僂之盡矣幾無類書奏下大司司馬及兵料案驗具得其事于是上遣執金吾逮捕李材陳叢之劉天俸宋儒陳克侯至長安詔獄沐昌祚罰其祿一年劉世魯削爵為庶民是時李材已轉遷都御史官鄖陽矣行未至中道先使、者上書自白實無欺罔者大都以為執緬酋大郎長散奪者臣實謀之從迤西戶八章罕曩頂之請遣杜杖破遮浪者臣寔主之而論者以為我師秋毫皆無所與則當蠻莫已叛三年迤西已叛二十年此誰為驅之而一旦為我克破緬乎且謂臣殺夷商復割屍抵級夫金沙江去五章貫屯七八百里而遠又瘴毒居恆猶不往來商賈何暇兵爭之日寧洋、鼓棹而至乎

而况方是時暑急我士卒以疫癘死者五百人即五百人未
必一時死隨死亦隨葬于道左豈至數月皆聚一方尚毋腐
朽而况令兵士割抵必有免死狐悲之事即兵士能猶為之
乎臣雖愚能不為此其後上功音敏差數千級于時臣以轉官
鄖陽矣行至永平始得劉天俸所陳功次因上兩臺臣遂去
及後案驗不相應簿責臣安能蚤知也臣所為阿坡之戰寔
阿坡不執久為夷民所仇怨臣猶計請于兩臺而以副總兵
鄧子龍往正之捕生口一百人斬首五十級皆有狀而論者
謂臣殺僂二千人無類冤哉誣之也唯 陛下哀憐幸加裁
察于是天俸亦上書辨西事書間與材同獨載其异者大畧
以為思明思順之入撰古也常使緬目大朗長索順家屬皆
并執之去獨順母罕送畏其殺僂不欲去先是俸既出橐中
裝常款以花幣陰圖緬以招蠻莫于是因裨將寇崇德以此

語風順母歸降順母方怨毒緬即殺大朗長以歸于是臺使
者請 賜罕送冠帶得食蛮莫如初自是之後孟養亦倣此
意欲圖緬事覺散奪逃放乃遁走莽緬遣大將喇歪塔等
以報前日之後是時誠如臺使臣言已六月初矣孟養于是
以緬急使、者戶八章罕曩頂來告以為緬獨象威甚非得
漢兵火器莫可者故事三宣原無調兵內地之法于時李材
即遣偏將軍杜杕李朝范斌等提兵以往多所俘獲一切窺
密堵于是順母罕送以所斬首五級百運至蛮莫侯思明綜
覈而會猛密思化先與思順有夙怨妬欲害其能乃縱火燒
燬殆盡它若思明所斬獲亦以暑皆朽蕪狐鼠傷敗有遺殘
一千九十九級遂與前所上首級差具如寔告至案臣所捕
獲生口皆詐臣安敢以詐欺 陛下當時實安挿孟養猛草
猛養戛散一帶何可妄掩人耳目為乎于時迤西夷寨之附

緬者如遠些猛戩黑安都六等凡五十餘臣猶記犒賞至三
金且請兩臺檄今具在可謂無所獲乎且俘斬既衆所獲廩
甲戈矛止獲六十三臺臣言誠是于時器械精好者兵卒先
自閔匿所獻報徒什一耳臣亦極知中有故但瘴鄉屯久疫
癘交侵所將卒扶傷抱病即以械尚且擲棄何暇責以它什
物乎誠如臺誠臣言割屍抵級則當時不假取兵械以助粉
飾耶而陳嚴之亦自稱伏覩按臣疏云迤西之捷臺臣初尚
猶豫及案移於臣、歷指其實而後始信材追惟臺臣之信
材也在材往鄖陽時已面訊其功辭服其後致書于臣蓋謂
迤西事重欲先報捷今其書具在曾未嘗遲疑因訪及于臣
何謂因臣言而信乎臣所坐非寔是時給諫大夫舒弘緒郭
顯忠皆先後有論劾獨御史陳邦科上西事當勘語在疏中
于是都御史劉世曾請賜歸骸骨以謝疆場以為迤西之捷

臣講案備兵者李材初報及陳嚴之覆覈以為捕獲誠生口
六百餘人臣何疑其為駕空劉天俸檻車傳喇等五人以為
誠緬渠魁繫獄臣又何疑其為思明之俘夷已解牙象二頭
象廝跋堵等四人以為誠所俘獲者臣又何疑其為貢象且
夷賊自言呀泄、別者寔案堵城喃者別者寔遮補城皆稱
夷喇瓦實大別養寨喇遏實案堵城喇別散寔遮補皆協從
臣所使同知陳克侯宋儒可稽也臣又何疑其為夷商且首
級至騰者既云一千有奇于時臣已大疑較之初報不及十
之一較之再報不及三之一方在覆驗臣又何疑其抵級之
屍臣為臺臣不能發而發之按臣、請以釁鼓唯 陛下裁
察于是復上書請賜查勘以白心迹論功與前所奏同書多
不載是後材等先後械至長安有 詔下鎮撫使即訊已鎮
撫使其以事請 上怒鞠獄不以實乃 詔秋官尚書李世

達御史大夫吳時來廷尉李棟大會廷中雜問于是達等案
逆西事材與天俸皆坐法免陳嚴之陳克侯宋儒請貶秩一
級上以材等虛報捷級飾詐冒功坐棄市其後給諫大夫
唐堯欽請以減死論書奏竟不下後壬辰春孝廉朱萬元
等計偕乃先期陳于給諫王建中大畧言丙戌十二月初二
日孟養實使、者送奉金銀瓶碗剪絨喇錦等物求通首有
狀匿不以聞于是中與御史薛繼茂請釋材、竟當適邊頃
時拜乳天俸亦以火器請得出獄立功

緬甸列傳下

是後孟養思個亦叛先是莽應裡追個急個窮來歸降受我
長官使賜冠帶稱臣亡何個復歸莽乃引其衆阻夕波險
是時唐寅五月也其人狙詐而曠夜反覆小有隙輒搆兵相
殺常為莽應裡主謀號召諸土司兵日夜殷、不絕也其声
仇思化則曰殺我典守保井之人声仇遠思則曰阻我古老
買賣之路不能忍小怨皆此類居三月思遠以莽寇急遁逃
過孟拱孟拱已棄城不保于是罕烘思化詣軍門願授我叅
軍往正其罪孟拱聞思化授漢官輒移書給言思化實導引
緬兵有狀亡何給諫大夫張棟崇臺御史吳定征南將軍沐
昌祚疏以其事請下大司馬問狀是時莽兵已至猛廣矣
欲以次第圖猛郊因及蠻莫此其志在三宣甚不小也先是
猛廣夷目思仁奪娶思礼母不得竟遁逃走阿瓦日夜引莽

兵莽兵乘勝馳驅攻迤西會我裨將李朝宗及思遠兵鏖戰
思遠僅提兵五十人寡弗當乃退走猛養莽兵遂逐北縱火
焚猛養房屋以笑于是我軍以一軍、金沙江一軍、邦坑
一軍、等練毋令莽兵得艤舟而渡恐一日起乎干崖則斷
我後路矣是後我軍中使、者張華賚花幣撫壘吳阿瓦說
毋助莽壘吳人曰洞吳寔欲我殺猛廣我今以天子賜毋
敢殺乃送奉張華至洞吳洞吳見漢使至喜以為猛廣無故
遮殺我往來者我誠怒漢第肯械繫猛廣人到擺古擺古自
是稱臣奉約束不蹂踐漢邊疆也是時洞吳兵七萬戰象四
百頭思個寔式導之而我師不滿三千人都御史吳寔請赦
鄧子龍罪而御史詹事講亦上書請出李材皆復使視緬事
上不從御史言于是約思化思豪兵可得七八千人于是辛
卯正月矣會思遠有內變思遠故孟養稱吳稱吳漢者言頭

目也孟養酋長真始為莽所鹵畧時乃給思遠冠帶佐酋毋
思氏頃思氏物故思遠遂自立為宣尉不忍殺僂之性動觸
諸部夷聞緬至輒紿言送思真還而思遠由此怨諸部夷恫
疑我愈自殘虐于是諸部夷殺思遠妾二人欲為亂而撫夷
同知漆文昌乃以思遠家口及部夷寄蓋西緬兵由此攻猛
廣猛廣地極險莽兵竟從間道擊破之遂縱火燒房屋畧其
罕烘思礼家產而去已莽酋欲乘勝永祭告墳墓于是徵姚
安鶴慶北勝諸土司兵及請餉于南京四川得二十萬羽檄
一日夜十餘發至旁午也是時征南將軍及臺御史並詣永
昌起大兵大兵既雲翔而至緬酋盡失魂自度弗能當皆驅
兵象及踵走蠻莫行未至曩邛江我師先已斷浮橋緬兵復
治橋得渡我師追亡至那莫江接戰緬兵赴水溺死者無筭
已復追亡至思個舊巢會臉之衆出戰我師偕思化兵轉鬪

獲旗鼓俘斬甚多于是兵憲張文耀具以實告而征南將軍以為思個雖譬猶口中蟲乎然偽受緬印蠶食猛密以雍會為部落依壘美為應援加以緬酋佐助兵象案地形四平又遼闊獨苦天熱難攻非度兵十萬莫可者繕甲練而後圖之不亦可乎而裨將萬國春選毅騎二百竟與思化兵乘勝皆捕伏等練坡上下令夜必舉火炬偏立樹上皆執三把于手置二把樹下高岡鳴金鼓響呼動天地緬所伏去漢兵遠望見火光如僮卒至數十餘萬衆是夜盡逃遁我師躡其後追亡五晝夜緬兵亦首尾不暇畏遂俘斬八十七級捕獲生口二十三人是時春深瘴作臺御史馮應鳳度勢不可以窮追令班師以聞詔賜吳定沐昌祚金四十兩紵絲三表裏張文耀等金二十兩紵絲一表裏文作等金十兩濂文昌等金十兩思化等金二十兩是後給諫張應登見以為滇事未能

平定上書條對八事書多不載其畧大意謂騰永去京師三千里而遠一應土司來請襲者縣道不與勘結一經駁覆動二三十載乃令土舍管事強凌衆暴無所不至且如麗川景東鄧州北勝姚安鶴慶寧州羅次亦左蒙化姚川之屬夷兵最號悍慄勇政宜拊循以便調度先是都御史吳定言暹羅國在緬之後牛噠喇在緬之旁皆與緬世仇今誠與之約約冬初暹羅國攻其後牛噠喇擾其左我師乘搗其中而況木邦猛廣猛羅蛮莫猛拱孟養迄西皆新被殘破而加以得楞素有積忿阿瓦久懷不利今誠以天子一介之使咫尺之檄往令其如思化豪近事起而攻其後此為策一各省直有正總戎一人副總戎一人而滇南獨以一總戎居其省會去騰姚又二千餘里而遠今騰永叅將宜改副總戎此為策二郡守皆無勅而獨永昌有之誠以夷故今撫夷同知不

宜拘九年轉遷之例當隆其體統以運同爵行同知事此為
策三鄧子龍往謂猛郊可屯今蘿蔔在三鼎足之中度道里
北去騰衝南甸南去隴川蠻莫西去干崖蓋達東去小隴川
輕騎俱可一日至獨去芒市二日倘付子龍以屯則由此北
復迤西南圍思個可省轉車萬、此為策四古者募民以寔
塞今者中鹽以墾田皆招遠人而成土著今雲貴非隨征安
置則喬寓相羈非遠避兵荒則出遊官學故多蜀產今招之
宜廣以此屬編為一甲令其新授墾屯與土人一体肄業大
約占藉十年而得為學官弟子此為策五徵尚書王驥故事
凡武職有納粟百石者陞一級襲一輩多者以陞級論襲至
三輩而止必擬歸路仍給劄付以便銓授此為策六且往時
緬無火器今得之紅軍矣我客兵一萬五千人當以造火藥
器械者自為一營使、者監造而推擇武藝精絕可作教師

者又為教營令其歲時教習而聽所司閱視此為策七土司
喧察不得以金銀什物各為常例著為令所不如約者聽所
在重以文法繩之則承襲自速此為策八初丁丑歲莽酋常
使、者獻錦布于時竊跡賞迤西思個事請以優論至是莽
應裡復使孟璉孟良土舍刁派漢黎京桂奉象隻赤面而款
獻見 天子以求通貢是歲癸巳冬也前是癸未兵憲胡心
得使、者小坑携幣帛鞍馬既入緬道木邦罕拔益以人文
送奉至擺古玩亦私出橐中裝餽遺莽、喜振以錦布竹葉
書、詞大倨侮不敬罕拔傳以為納款稱臣請于是使、者
趙贊等賫金帛奉文告復往而會莽瑞體死鹿裡嗣鴛驚不
謁見漢使辭賞于是給諫大夫張鼎思劾奏 詔書讓劉維
胡心得悞事國 上皆坐法免由此議緬貢者有貳心矣當
是時給諫大夫張貞觀御史薛繼方議貢賞以為宜如乙酉

賞土舍那怒故事且賞、莽應裡銀六十兩表裏六之子景邁荷喊拍詔銀四十兩表裏四之黎京桂銀二十兩表裏二之京桂子文明以從父死請以邊方死事例給銀三十兩即使、者持漢節往諭莽應裡費金葉緬文得稱臣納貢并還我逆西猛密毋侵我屬夷如此請名號印信許其往來通貢不絕于是御史臣李本固偕征南將軍臣沐昌祚都御史臣陳用賓以為莽應裡象馬方託之璉良而干戈據稱于阿瓦前都御史吳定所以議寢抑有由也愚以為昔者趙德明請粟于宋而王旦議詔有司且東京師令其來取今亦宜使、者費 欽賜至彼地令應裡遣子受 賜隨其金葉緬文謝息于是大會布政使臣郭斐叅政使臣王橋按察使臣楊煇儒副使臣顧雲程僉事臣王大謨黃廷堅都司臣錢中選議即使、者李可久費金帛至孟良行賞然後張應亨以所費

榜文二道一往景邁莽應龍一往擺古莽應裡它一切遣子受 賜謝 息然皆如約然後申之以禁令曰毋陽順而陰叛毋父貢而子犯毋藉報怨于思化思化亦毋過絕緬賈令往來毋或啟釁啟議詔及不如詔者斬檄到莽酋竟不如詔孟良亦窘辱可久令可久蒲伏見可久以為寧窘辱我、終不令天下以漢使蒲伏而謁土酋乎貢事緬視罕拔以為可否前是丁丑拔入未莽、噓喇常獻金銀葉書緬錦奉 朝請明年木邦假稱莽酋欲犯邊御史劉維常行騰越宣諭之已復使李可伍往莽、猶送幣帛致書辭如初由此觀之貢成不終成皆拔、往、敗我事類如此是後本固益知莽以欺貢愚詐我所謂邊備宜預乃上書請設隘建堡屯田至周悉其畧曰臣案滇以騰永為門戶而騰永又以三宣為門戶門戶撤而求堂奧之安必不幾矣請先陳所謂設隘之說而

後及堡及屯可乎今之布嶺戶因邦中吊橋緬所由入干崖
南甸之隘也等練邦坑邦欠二回緬所由入隴川遮放猛外
之隘也其間皆峻山絕險臣請建為八閘它如猛旗旁近木
邦仙人旁近布嶺請建為二小閘、堡既具足以守險然後
議屯以臣而觀八閘獨布嶺田廣而沃可屯兵一千人請先
創營房數百重皆圍以土墻開四大門、以外即屯高山之
泉灌溉于頂而復有小江繞流入于蛮莫江而去此布嶺可
守也隴把雖至等練未二日而遠然荒土可度亦可屯兵一
千人倘創建如布嶺誠足備緬急此等練亦可守也且於蛮
哈立守備一人請居布嶺而以蛮哈戶崗邦中吊橋屬之然
後緬不敢自干崖而入等練立守備一人請居隴把而以等
練邦欠邦坑二回猛旗屬之然後緬不敢自隴川而入臣議
已決雅欲借費于府庫而騰永可得三千復借役夫于三宣

而騰永已欲募兵助之于時國中屬而和者十人而九其一
懼及烟瘴者詢及同知臣漆文昌文昌以為公懼烟瘴耶布
嶺曩何以列館而居且滇南何地無瘴第焚其山澤則水泉
自清水泉自清則烟瘴自消書既奏而征南將軍已言緬兵
復圍蛮莫矣始給諫許弘綱為以思仁新被緬破賴漢兵得
復立今思禮既弱而不支邊吏又幸寬假其罪何乃遠走阿
瓦而直必以緬兵危蛮莫耶此必子龍借思仁以誘緬借緬
以協上官借上官以冀留任不款有金山之調也止何緬兵
竟至于是思化諸部夷悉渡河屯等練款携妻小逃匿三宣
而會莽應裡引其弟雍罕號召阿別阿瓦允墨迤西猛養猛
拱諸夷方往戛焉期以丙午日至蛮莫道路皆言送允墨以
居乎唯是備兵等練邦坑甚嚴莽酋見兵衛甚設乃退舍二
十里壁等桑待兵而我師亦稍、出等練可二里許自是之

後緬增兵至數萬由此據蠻萬莫襲等練攻隴川直抵南甸如建瓴而下也緬欲一軍由南甸犯騰越以一軍由芒市犯永昌于是都御史陳用賓請先治思仁永帽罪迺懸重賞購二酋頭先是乙亥歲莽酋上緬文以為與思個相仇殺非犯天朝于時議者歸罪于干崖隴川經歷廖邦治計奸言危以動我大兵入于干崖隴川費以千萬數是時御史薛繼茂亦言緬非敢犯內地給諫李先芳言緬夷可以不治或說言無緬至是緬寇擁衆數萬而來直危我三宣矣都御史奏劾當事者尚狃目前無緬之說請以玩寇論而薛繼茂竟言臣非敢終始無緬言緬自古不犯中國犯自岳鳳始鳳寔非緬種且緬甸去永昌三月而遠將軍聞倣即馳何暇慮及調征又輒踰時而緬已云退乎前後不蒙蓋其故智言如此其後復上書陳治緬六事多不載詔所奏備悉夷情下大司

馬問狀于是用賓言實有緬且不得不治狀因請賜骸骨歸是時甲午二月將盡矣廷中方議緬捷乃至征南將軍臣沐昌祚頓首言願陛下神靈諸公卿石畫將卒幸用命叅將王一麟攻摺哈山先登斬首四級捕虜一人馬四蹄都護使錢中選攻上閩以卻敵先登捕虜一人斬首二十六級獲馬二騎器仗四十有三中軍盧承爵攻蠻哈先登斬首六級獲緬盔及刀一標一王一麟盧承爵並攻等練輟絕河津因至蠻莫搜哈噉卻敵斬首三十六級緬酋赴水溺死者二千餘人攻隴川小寨柴歲壩先登斬首五十六獲緬器二百二十有四是以四月班師也事聞賜征南將軍沐昌祚都御史陳用賓金三十兩大紅紵絲二表裏以二十金賜盧承爵張光徹沐燦以十五金賜劉天衢胡時鄰郭棐姚允陞以十金賜漆文昌陳應奎龐一夔蔣在廷余懋學

王伊始思化與緬不相能緬茶鹽毛纓諸什物必仰給中國
由蠻莫而後入也思化往、要而剽掠之甚者緣邊諸獠獵
皆執以為俘是緬所從來矣亡何緬既敗歸復我蠻莫則思
化當自度化故起自猛密矜其幸以禦緬積功勞得除前罪
特授土司知秩聽暫居蠻莫宜在感德輒引過之不暇而况
思仁思華猶在緬乎是時化部曲亡慮四萬人而稱魁勇者
不下七八千乃安之路江不可去安之小隴又不可去安之
羅川及思莊又不可去意中戀、於蠻莫蠻莫本罕送故地
也界在干崖之南隴川之西且猛密阿瓦洞吳擺古之上游
乎去滇可數千里先是主計者議處思化或欲以蠻莫之壤
為蠻哈等練列闕堡或以其地給旁近于崖諸夷即藉其名
以為戍或欲犁其地以為榛莽使賊入無所掠退無所守或
又以為緬為中國患二十年矣諸夷所不外鄉而我得抗其
衡者恃有思化而况化居蠻莫在岳罕既擒之後且今之為
岳罕者尤難一二如多俺父子歸緬久矣假令化一長驅勢
且蟻附是為盜逐守戶之犬也或又以為緬雖積怨深怒於
然犬羊之性無常即有如思仁不受我秦養乎今乃為緬前
驅假令化去勢且復為思仁則是為淵驅驚餌之魚也或又
以為緬雖么麼小夷耳思仁歸則庇思仁丙測歸則庇丙測
今獨不能庇一思化毋乃失附夷而豎與緬黨乎果爾則是
為叢驅彈衣人之鳥也當是時總戎沐昌祚獨專主于蠻莫
以為蠻莫在外邊而小隴川潞江則近災矣化乃請居永雅
索贍養金五百牛種五百竟洋洋驅象蠻莫去也

萬曆三十年十月初六日

雲南巡撫陳議水蠻莫思正疏

臣用賓一本校緬移營緣由官兵報獲駐仗併陳緬情叵測
防禦機宜事案照先該臣會同按鎮二臣題為阿瓦結連諸
夷擁眾十萬仇殺蠻莫騷動三軍謹畫為三策乞假便宜以
收長計事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該部斟酌臣議奉畫上請仍嚴禁大小將
領不許貪功輕舉如果計退緬賊保安地方即與首虜同功
從優叙錄奉

聖旨着該撫臣從長議計行事不為中制欽此彼時臣等一面
奏報一面將三策督行期保遐荒無事扼帶管金騰道臨安
兵備添文昌與叅將孔憲卿等守備劉素撫夷等商議即令
四面夷起事勢已逼中間機不及調兵非數萬不能有濟只

得計全思正使之預備東鋒以圖徐。諭退緬兵至又二月
 初八日二鼓搥蛮哈子備劉素飛報思正與阿瓦等兵交鋒
 輸陣奔至千崖欲由甸入騰冲官兵恐思正為諸夷所殺獲
 之前來初九日思正至騰越城阿瓦諸夷兵尾後追趕聲言
 欲攻打城池騰永鄉官百姓洵皆言思正不殺即無騰永
 引惹諸夷入內寸草不留何愛一鞭首而絕千萬人之命維
 時夷漢官兵義勇等役于本月二十二日跟至龍川江數思
 正之罪取其首級馳報院鎮諸夷聞知思正已經正法方稍
 引退又傳聞軍門提鎮親自出師方始移營去本道遵令傳
 諭阿瓦各掣兵回巢伏將思轟由孟西出威緬以便招夷
 西舊百姓歸回猛拱故土將蛮棍遮教各頭目部落招撫自
 騰冲出千崖盡達送回蛮莫舊居旋據通事鄭時和等報稱
 緬醜阿瓦當留多軍數千人馬在蛮莫住扎不知何意再照
 蛮莫思正乃土同知河思化之子不守

天朝紀法凌轢陵夷將三宣村塞零星打散見千崖宣撫刀怕
 瑄死則欺其子力定邊挾要獻大象籍送小將兵餉民糧盡
 空見隴川宣撫多思順愚蠢則誣其害已逐之入山病死至
 欲罕妻民幸子多安民走脫而人口牛馬盡被擄去及拖西
 猛拱土官思轟因被頭目猛養堵罕糾合阿殺占思轟欲
 走入天朝內地思正即要截思轟禁其妻孥收其象牛物
 財跟隨百姓千餘使轟進退觸藩被害千崖力定邊隴川多
 安民迤西思轟各有申詞蓋隣夷怨入骨髓故一時四夷兵
 象交集内外夾攻是役也省招兵之重費全將危之孤州稍
 遲旦夕則禍且不測等因并行永昌府同李先芬會同叅將
 孔憲卿蛮哈子備劉素騰越州知州鄭人和備將各營收獲
 思正隨身親屬人口四百二十四名象十八隻內傷死一隻

牛一百零二隻馬四十七匹金十九兩八錢銀六兩七錢銅
手鐲三對金絲纏腰刀一把金鑲腰刀一把段鑲花帽一頂
鍍金馬鞍鞍馬鐙一副金皮一片重三錢七分送銀一塊重
五錢大銅鼓一面金合一箇空心金手鐲二隻共重二兩一
錢首飾銀二件重一兩二錢銀灰合一箇重四錢皮盔二頂
皮甲五領抹金皮牌一面墨皮牌一面并阿瓦雍父子差夷
目齋申該道朱磨荒寶石一百三十四塊西洋布四疋思仁
等差夷因乞賞象隻及思轟出關送通事并護行把總銀盃
一箇重一兩九錢八分西洋布一疋金盃一箇重九錢八分
逐一開報造冊申報臣及按鎮等衙門知會各在卷除將冊
報思正隨身人口應安插者行通安插親屬應給贍者行司
議贍象隻行通揀選則壯者解供 朝儀之用以免採買之
苦牛馬給發喂養其金銀器皿未磨荒寶石等件批行按察

司查發雲南府貯庫另備造青冊咨送兵部查考該臣會同
雲南提兵沐獻議照頃者蠻莫思正自作不靖肆行侵掠逆
細阿瓦乘釁結連木邦諸夷以追殺思正為名躡踪三宣壤
驚騰越斯時也細醜擁十餘萬眾如風雨馳驟而來思率所
部二萬夷目一戰而敗緬兵尾其後我戍守之兵不過四千
欲委思正而不容之入必為緬所虜欲護思正而輕與緬角
則正已先得罪天

夫朝賊眾兵寡 國威尤損欲收思正二萬部落隨奔先及戈
相向騰越叢尔州城呼吸存亡係之遠兵難藉遠餉難輸文
武將吏相機行事計殲思正於二萬強夷之中檄退十萬緬
兵於三宣之外騰越猛印保全無恙東莫逆西諸部安插圖
歸不調兵不費餉亦一時之幸也臣原題思正殺當聽
朝命然囚罪思正為輕騰越千萬生靈為重此而求多則後之

誰肯貴謀賤戰而輕舉希功者售矣在事攄謀畫策宣力效勞文武各官與總哨通事等役臣等原情只許無罪不計有功曾經部覆奉

旨今緬醜諸夷雖聽撫諭移營而去然阿瓦雍罕尚留兵于夷莫而木邦罕益又垂涎于芒市正當諸將厲秣之秋未宜遽議金錢之賞合無督行該道并叅備等官整朔兵馬嚴加戒備徂緬退而疎防無度緬入而挑釁猛外賊地必固守勿失以資控制蠻莫地方據報發回思族舍蠻棍部落遮厥安插彼地倘多罕可與相安暫且羈縻如敢有別謀再行狂逞相機堵擊并議問罪之師芒苦市長官司速立相應舍目管業如木邦罕益再行入犯調兵入搶期審勢而行萬全為計此則臣等區區所當自效耳恭候

命下遵奉施行奉

聖旨兵部知道

十月十三日

兵部一本校緬移營緣由官兵捉獲贓仗并陳緬情區測防禦機宜事該雲南巡撫陳用賓題前事合候

命下移文雲南撫按衙門查得見議事理嚴行道府將等官整擗兵馬加謹隄防務保萬全無容一失思正族舍蠻莫混部落遮教安插彼地倘多罕占久不還作何區處如何瓦復圖狂逞何堵勦芒視長官速立相應舍目掌管如木邦再行入犯即便調兵大創固不可挑釁速禍亦不可召侮損威一切事仍遵 前旨悉聽便宜不為中制統俟事體大定之日文武將吏果能安保地方不妨通前勞與撫鎮官一体提收錄叙若或弛備憤事輕舉失律及該撫鎮調度失宜致貽後患聽巡按御史指名叅奏

十月二十六日

兵科都給事中田大益一本戕屬夷敵狡寇撤外捍貽內憂
細事大有可虞乞

勅邊臣亟圖萬全事臣等向接雲南巡撫陳用賓狡緬移營一
疏獨會該鎮而無按臣心竊疑之而兵危事鉅首杳無聞未
敢臆談頃得按臣宋興祖之揚乃知思正之殺果屬未安即
撫臣之三策業未盡符而按臣所稱無甚可懼也夫蠻莫地
當緬醜水陸之冲外敵三宣內障騰永通云慰而其真思正
者蓋即先年征緬樹功授土同知思化之子據按臣揭思正
雖或挑夷而向來內屬如故則蠻莫豈非全滇第一藩籬而
思正文又豈非全滇諸夷觀望離附之首首哉先是緬醜阿
瓦木邦連夷兵以逼正之不適而投我既不救復給收而始
殺分勝於緬而斫其首身首異處土歸緬醜滅仇以示諸夷

夷其誰不生心舍我棄誰畏敵設詐斬屬之主人而願附強
緬哉且我獨不虞殺正之示緬弱乎而撫臣疏曰審機行權
臣不解以何機何權也且計為此者不過曰退緬耳然據按
臣揭緬之去原不以我殺正之故而以猛乃出兵時存思正
不殺并正強兵二三萬人以當一面在緬方可潢池越聞之
恐在正又當會稽嘗胆之秋猛牽其內正因其外緬即善追
必不能以強擊之未屠三萬背城之衆與于我境正即不善
避必不致以焚舟之勢授千里窮追之寇而再比堅固諸夷
無有異志緬醜進退無據扼制機權將在此日哉而一時諸
臣駭於倉猝卒無暇揣摩偵探所為扼緬之術而第日夜彈
苦慮以求所謂給正殺正離正殺正之計吁足惜矣遂令緬
醜坐而授搖浮其仇亨其地使緬為朋罪之久而我為獻叛
之吏徐而圖猛乃徐而睨互市徐而緩我師徐而蚕夷土徐

而窺內地是我一裂思正而遠悞莫猛乃近離三宜云慰
外啟緬醜雄心而內搖邊境之重鎮也即今阿瓦見據金沙
江繕船聚兵且圖乃以修夙怨而路已中斷莫我能救木邦
又伏啖我復師陰結阿瓦以收諸夷倘諸夷聽而附緬之連
兵向我無備而外無附夷三策莫施五無如故滇禍尚忍言
耶臣意

皇上宜以便宜權與邊臣而邊臣亦宜以便宜之計報
皇上皇上不從中制邊臣勿貽內憂則今而預計兵餉亟杜費
孽深結已散之夷心默奪狡醜之狂魄速因既潰之藩捍而
計伏已裘莫絕門是之寇以鞏騰永杜順寧之冲而真蒙大
毋輕舉失律而亦無弛備債事毋虛內贖外而亦無損外騷
內則思正雖戕而緬禍未裂永保全滇安於磐石庶幾後效
可救前缺哉否則藩撤開損威失體兵連地削為封疆憂未

知所極異日核本始而功罪之此心

皇上所急而當事者之所危漂也

十二月初五日

兵部一本近該雲南巡按宋興祖揭稱蠻莫安撫思正緬戰
敗內奔求援兵招而教之殊為非策恐夷屬生心反投緬用
又該兵科都給事中由大益等揭為蠻莫為全滇第一藩籬
思正為全滇諸夷觀望緬醜連兵以逼正之敵而投我之
既不救復給而殺之其誰不生心當預計兵餉亟杜費孽深
結為照思正被緬驅逐撫鎮計誅退兵先該滇省按臣力言
非是臣與兵科各具疏上請摠之為詞

國威不可損屬夷不可失內地所當禦計朝具疏而夕奉

旨猶慮滇南萬里道有悞軍機乃今決旬以來尚稽滇汗伏乞

皇上特賜嚴

言北續事
旨責成該省撫鎮諸臣相與悉心處置奉
聖旨思正既以計誅該地方固內攘外作何處置着該撫鎮悉
心力圖以收後效不許因循推諉致誤邊事

安南

莫茂洽列傳

莫茂洽者宏瀼嫡子也曾大父登庸常給事黎暉為都力登
庸生方瀼方瀼生福海福海生宏瀼始安南在漢唐故郡縣
五代時丁部領自稱萬勝王而以子璉為節度使宋初璉使
使者獻見藝祖封部領為交趾郡王璉為都護亡何領與璉
切弟璿嗣大校黎桓廢而篡之佯為璿上表請以桓代藝祖
乃封桓為王黎氏故得有安南乎三世復為李公蘊所奪興
隆中天祚以其方物畢獻孝宗封天祚為安南國王安南之
為國自此始也傳至八世女昭盛立頃昭盛避位於其夫陳
日熉元世祖時熉使使者款塞請貢於是封光晃為安南王
晃死子日烜嗣不請元命元世祖乃遣鎮南王脫懽平章阿
里海牙往征之不克其弟益稷謁世祖世祖封為安南國王

成宗時始以烜子日燿嗣傳至十二世日燿而我高皇帝
即位遣漢陽守易濟往諭之燿乃使陪臣同時敏等來貢請
封高皇帝復使學士張以寧典簿牛諒往遂封燿為之安
南國王賜以駝紐塗金銀印及大統曆及文綺紗羅四十
純且戒後世毋伐其國漢使至其國而燿已溘然捐館舍矣
乃以其姪日燿嗣上乃為文章使編脩王濂克弔祭使主
事林唐臣克湏封使使者既至國日燿奉彩輿鼓吹率國人
郊迎入已為日燿位王濂南面布宣之燿率群臣拜俯伏如
禮旦日日出林唐臣奉詔印授之燿率其臣北面跪受初
交人惟長揖以為禮行稽首頓首禮自是始居四五年陳叔
明篡燿使使者阮汝霖入貢以覘上意上命却之明年
詔叔明以王印視事如真亡何叔明告老請以弟熾嗣其
三十年詔日焜以所侵丘温以北地還思明府猶豫久不

決上曰蠻夷相爭自古有之彼恃頑不服終必取禍姑待之
而已其三十二年安南臣黎季犛弑其主陳日焜而以子顯
嗣頃弑顯而以季子葵嗣頃弑葵而陳氏宗盟至無類矣於
是季犛遂奪其位而立其子蒼自稱阿犛舜苗裔胡公滿之
後也迺易姓名曰胡一元國號大虞而更亦易名曰查查自
是為大虞皇帝矣犛竟僭稱太上皇永樂初查使使者上書
自謂燿甥燿不幸毋嗣而國人推查已立四年矣敢請上
使行人楊渤等問其陪臣耆老果如查所言查竟封為王明
年秋安南故陪臣裴伯耆伏闕下號泣訟犛罪請兵欲為主
討賊當時日焜孫陳天平亡抵於老耆會宣慰使刀線及使
使者送天平亦至闕具以實來告上皆憐之詔有司
賜居第月給其廩饒明年安南亦使使者朝正月上命
大宗伯出陳天平示使者使者識其故王孫也大驚因泣下

裴伯者迺讓使者以大義皆惶恐不能對 上於是 詔曰
朕謂陳氏以壻得國今查以甥繼之於理亦可孰知弒王篡
位僭號改元為天地鬼神所不赦是年春使御史李琦行人
王樞詰問查查使使者阮景真席藁請死罪稱實日焜錫如
初 上恐其為詐也復遣行人聶聰 詔查迎還天平以君
事之朕當建爾上公封以大郡俾世世勿絕查於是待罪境
上請迎天平還故國 上有詔詔天平行而以征南將軍韓
觀及副將軍黃中呂毅提五千送之天平乃 陛辭 上曰
自古亡國出奔之君如齊桓晉文皆內有主故反國而安今
爾無主於內徒朕為主於外事之委曲尤切朕心迺 賜綺
羅紗衣二襲鈔一萬貫於是封胡查為順化郡公盡食所部
邑天平既乘輅車至丘温查使使者黃晦卿擊牛酒犒從者
晦卿等見天平皆大喜舞踊驩如平生中等問查安在晦卿
言查適罹霜露在嘉林天平亦不疑乃度隘留鷄林行未至
芹玷山道險軍行不得成列伏兵乃忽從中起劫天平將軍
皆出不意不能當亟治兵行捕查查眾已斬絕橋梁殺天平
而去是時大理卿薛崑適廣西邊中舉為輔行遂感憾自經
死使者還 奏事 上大怒欲往正其罪 即命大司馬劉
儁伺兵於是使使者祭告嶽鎮海瀆之神而以成國公朱能
為征夷將軍西平侯沐晟新城侯張輔為左右副將軍豐城
侯李彬雲陽伯陳旭為左右參將指揮使程寬朱貴為神機
將軍毛八丹朱廣王怒為遊擊將軍魯麟王玉高鵬為橫海
將軍呂毅朱英江浩方政為鷹揚將軍朱榮金銘吳旺劉塔
出為驃騎將軍是日 上乘六祭飛大江諸神已饗將士
上臨江送之于時天日開明風便大將軍揚揚張旂志擊鼓
行而南也 上大喜曰自此安南可平乎先是占城國王占

巴的賴使孫部言黎賊侵奪地界請兵至是上遣中貴人馬彬令占城備兵以防要衝賜之鍍金銀印及紗帽金帶黃金百兩白金五百兩金織文綺衣二襲於是副將軍輔自憑祥度坡壘關祭安南山川因以檄諭其國人數黎酋有死罪罪至不赦當是時諸酋皆東西都宣江洮江沱江富良江以為固乃自三江府沱江南傘圓山循富良江南東下至寧江又於富良江北循海潮江希江麻牢江至盤灘因枚山盤牙九百餘里緣江皆為壘壘木樵校聯不絕盡發諸郡縣民守之水陸號曰七百萬亡何三帶州僉判鄧原及南策人莫遠莫遠並以其狀微告副將軍而大將軍朱能行至龍州乃逢霧露死矣上復以張輔為大將軍以雲陽伯陳旭為右叅將詔曰大將軍開平王常遇偏將軍岐陽王李文忠等率師北征而開平王卒于柳河川岐陽王率諸將掃蕩殘胡

終建大勲爾等宜取法前人毋負朕意自是之後將軍沐晟陳旭狗洮江驃騎將軍朱榮狗嘉林江皆治舟筏佯為欲濟之勢挑賊賊果度江榮等疾戰大破之大將軍輔乘勝遣都督高士文引舟師於箇指市江口與驃騎將軍兵相接然後約偏將軍晟並馳諸賊諸賊深溝高壘皆近江獨多邦城下沙灘平澗可壁然土城高峻賊於城下設重濠濠內密置竹刺濠外坎地以為阱使道上行人不吾覺陰陷入其中凡根株窟穴所在不知我師先既已盡覺矣於是諸軍皆繞城輔軍攻其西南晟軍攻其東南會夜夜半偏將軍黃中銜枚至城下以雲梯附城指揮使蔡福先登出擊鼓鼓吹城上炬火齊明城下軍並登賊衆矢石不及發皆倉皇走走下城失魄其不及走者殊死戰驅象而前遊擊將軍朱廣乃以畫獅蒙馬而神機將軍羅文亦以神機銃翼而前前象皆股栗多中

流矢死賊盡反踵走走不及數十步自相潰亂騰踐而死者
亡算自是之後輔乘勝直擣東都而豐城侯李彬雲陽伯陳
旭亦擣西都兩都面縛請降者日以萬數輔乃調清遠伯王
友晟乃調指揮使琮因攻困枚山萬劫江普賴山斬首捕虜
凡三萬七千三百九十級獲團副丁部曲劍斬之餘黨悉奔
是時賊將胡杜徽戰艦于盤灘江輔因南策州土人陳封來
降因使往擊杜杜敗走走膠水縣悶海口盡得其戰艦悶海
口地下濕不可以壁遂還誘賊至鹹子關築堡而以都督柳
升守之會往來者言季犛及其子澄徵戰艦於黃江於是輔
引兵徇木九江而西平侯晟偕豐城侯彬由富良江徇魯江
黎酋果出戰艦五百艘當我軍升轉鬪大破之斬賊將胡射
阮仁子阮落阮劣等首萬餘級生得偽尚書阮希周及黃世
用彤文傑馮宗實莫鐵范難阮利等百餘人乘勝馳黃江犛
已先遂逃去矣獨偽尚書范元覽大理卿及千牛衛將陳日
昭華額將軍黎威並歸降於大將軍輔使莫遠大索故陳王
苗裔推嫡而賢者一人來請而汪北等府安越等縣耆老尹
沛等千一百二十人請軍門上謁言陳氏不祿實黎酋殲夷
已盡無復存者今願復古郡縣庶漸革夷風幸甚大將軍輔
乃以安南議請請倣中國制建都指揮使及布政使按察
使以調度郡縣上有詔俟黎酋父子悉就禽而後如議居
亡何輔及晟等追亡至興叟海門涇鵲淺會天大旱水涸賊
皆棄舟走頃軍至大雨從西北來如注平地水深數尺舟畢
三軍皆大喜曰此天贊也輔等竟以輕騎走茶龍舟師亦至
偽四輔大尹阮謹繫頸來降言黎酋走又安於是追亡逐北
至日南州奇羅海口柳升得賊舟三百艘餘黨復走輔等復
引兵出奇羅海口生得季犛李保保及其子澄十人土人武

如卿得偽大虞國王黎倉偽太子黎芮及其子孫弟姪偽梁
國王黎激等及偽柱國東山鄉侯胡杜等於是大將軍以安
南大捷 聞頃請建三司郡縣 上從之 詔告天下建三
司郡縣如中國自是之後盜賊鼎沸無歲不用矣而七源諸
州逋寇猶甚士文率敢死士疏捕竟中流矢死輔遣指揮使
程瑒繼芟夷之安南始平通使都督食事柳升齋露布獻俘
至 闕下 上御奉天門受之小司馬方賓請露布畢以季
犛及子蒼偽將相胡杜等擊獄而赦其子孫澄芮等 命有
司給衣食費於是 賜新城侯張輔以下金幣爵賞有差是
歲永樂五年也居頃之逆賊簡定與阮師檜陳季擴阮師胡
具鄧景異陳原搏後先麻起而慈廉威蠻諸部多有應者矣
輔等衝鋒斬級斂其屍以為京觀獨季擴等上表請降 上
以其能遷善許之以其交趾布政使以陳原搏為參政使阮
師胡具鄧景異鄧鎔為都指揮使潘季祐為副使輔知季擴
等降詐也中藏禍心請進兵討之卒敗阮師於月常禽季擴
於緣海捕季佑於惡江執景異於昆蒲是後陳月常阮貞及
黎核潘強又反而順州土同知陳可論判官阮昭主簿范馬
緩千戶陳腦百戶陳吾儕南靈判阮擬左平令范伯高丞武
萬百戶陳巴律亦並反都督朱廣擊破之是時安南諸土吏
即皆漢官然乍臣乍叛未可羈縻而使也先是陳季擴反俄
樂土巡檢黎利充金吾將軍後左遷巡檢使復反僭稱平定
大王而以黎石為偽相國段奔為偽都督徵范柳范晏等公
行桴鼓晝鳴彬師朱廣往征之生得范晏等百餘人利遂逃
阻可藍以為險彬使都督方政追逐利利復走老揭曩四忙
土知縣車綿子車三殺漢官歐陽智亦斌與政等討之禽其
弟車道而車三竟奉頭鼠竄而去會春二月瘴癘還師是時

夏五月天暑嵐瘴政亦還利出廼殺玉局土巡檢梁珣其後
又安守潘僚反偈江百戶陳直亦反皆土吏號稱將軍日夜
與紅衣賊覽盤及武貢人黃汝典丘溫人農文歷武定人陳
木果快州人阮持善誓縣人吳巨來俄樂人范軟大灣人丁
宗老安老人范玉王塗山寺僧也自是天降印劔遂僭稱羅
平王紀元永寧當是時諸賊悉就禽伏歐刀死獨黎利立柵
于嘉江都指揮徐源擊破之利遁走而潘僚亦入老撾乎先
是指揮使方政追利至老撾忙心河塵利戰敗之利復走亡
何彬又率指揮使師佑追僚於農巴林僚眾以象衝官軍我
師用流矢射繼以火器攻象象反走賊大奔潰終 文皇帝
世銳於征代黎利竟得賒死如此洪熙初從備交趾中貴人
山壽請請授利為清化守母亂 上從之壽自稱與已相孚
因使壽奉檄以往是時利已為老撾所棄遂久亡抵寧化矣

酋長范仰等率男女千六百人來降然皆伏俄樂縣陰造兵
器不已於是交趾叅將榮昌伯陳智等以其狀請 上竟以
詔善諭之是日都督方政與黎利戰於又安茶龍州大敗
指揮伍雲陳忠死之宣德初利益與諸偷周莊雲長擊黃庵
潘可利等聚黨數千人其人皆紅衣黑胸號為紅衣賊阻山
橫行上遣智及政往擊之又敗土太守琴彭亦死是時政勇
智怯素不相能而山壽專以招徠為務往往擁兵不救敗尚
書陳洽以聞 上有詔簿責之竟削智及政爵充為事官於
是 詔徵楚王蜀王獲衛兵一千人閩廣川湖雲貴及南直
諸衛馬步兵萬五千人思明田州弩手三千人而以咸山侯
王通為征夷將軍都督馬瑛為叅將安平伯李安為都護撫
軍安民則屬尚書陳洽掌之大率提兵三萬人以往是日
上御文華殿與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議大意欲如洪武

中永樂初使自為一國歲奉常貢以全一方民命而義原吉謂文皇帝二十年之勤力一旦棄之豈不上損威望獨士奇榮與上意合以為陛下此心固天與祖宗之心交趾於唐虞三代皆在荒服之外當時不有其地而堯舜禹湯文武不失為聖君漢唐以來交趾雖常為郡縣然叛服不常漢元帝時朱崖反發兵擊之連年不克有司議大發兵元帝用賈捐之議罷珠崖郡前史稱之元帝中主猶能布仁義如此况陛下天下之父母何用此豺豕輩校得失耶上曰朕素志如此是時黎利至乂安城其勢益熾會通兵亦至自交趾城酋長黎善分三道而攻之一道由清威城而入一道由下關而入一道由小門而入李安率百金之士博戰斬虜甚多通等得而行行至應平縣止璧寧橋諸將言其地險阻未輕入通竟麾眾悉度橋橋左皆泥淖賊眾從間道起我師遂敗尚書陳洽死之通亦傷金瘡賴萬金良藥得不死於是遣政平守何忠及千戶桂勝詣關請增兵行間遇賊賊數以顯爵誘忠忠罵賊不容口竟被僇死黎利遂發自乂安直擣清潭圍東關因攻清化通乃以羽檄傳利曰清化迤南城池悉屬女於是令官吏軍民皆出城赴東關清化守羅通及指揮打忠不從深溝固壘以死守弗能下稍稍引去去圍隘留關監門黃彪死之百戶萬琮潛登城大呼與敵死士揮戈從南門出擊賊賊走先是咸山侯王通棄交趾還關奏賊慄桀日甚於是以安遠侯柳升為征虜將軍保定伯梁銘為左將軍都督崔聚為右將軍提兵自廣西入黔國公沐晟為征南將軍興安伯徐亨為左將軍新寧伯譚忠為右將軍提兵自雲南入是歲宣德元年也其明年春正月上召楊士奇楊榮言交趾事謂蹇義夏原吉拘常見朕志已決迺使黃

福天索陳氏苗裔是後利復攻交趾陷昌江監門指揮使李
任顧福劉順郡守劉子輔中貴人馮智死之利迺與王通請
和諸將校或以為善或默或雖以為不可而未有面沮之者
獨按察使楊時習以為不可通奮髯抵几曰汝何知遂大會
軍民出下哨河立壇與利盟因宴利且遺金織文綺表裏而
利亦奉重寶為謝是日即使指揮關忠同利使 上表及
貢方物是時安遠侯柳升師至隘留關黎利使使者詣軍門
乞罷兵息民立陳氏後以主其地升等受書不啟封因郵置
以聞竟進兵至倒馬坡獨與百數十騎度既度橋壞後隊阻
不得前升所履皆淖泥地伏兵四面至升被十餘創死從者
皆陷沒賊令郎中史安主事陳鏞及李宗昉降竟無降者皆
死先是黎利與升書言陳氏有遺嗣日嵩亡命在老撾蓋二
十年今宜以嵩嗣而嵩亦自老撾上書自稱先陳王臣頌三

世嫡孫求後為語在蒼梧志 上以示群臣問與之便不群
臣皆頷首曰與之便 上曰說者不達止戈之義必謂與之
不武但得民安朕亦奚恤人言其與之於是遣侍郎李琦羅
汝敬使交趾而以通政使黃鵠大鴻臚徐永達輔之大赦交
趾因令耆老以陳氏之孫具實來聞即使使者 冊封朝貢
如 國初約凡交趾文武諸臣悉皆還京是時黎利使使者
奉書請降而陳嵩亦使黎少穎奉表陳情謝罪貢代身金人
銀人及送都督蔡福指揮魯曾等一萬三千三百九十一人
馬騾一千二百頭請班師 上令賜夷使文綺衣鈔以 勅
諭答之 上大意怒利誘退官軍入據城池僭慢無禮第以
恩命既頒姑從寬貸頃王通還自交趾廷臣皆劾奏通及
都督馬英為事官陳智李安方政布政使弋謙中貴人山壽
馬騏等擅與賊和棄城旋師之罪 上有詔詔執金吾即訊

於是當通等罪家產沒入縣官其後復劾奏黔國公沐晟興
安伯徐亨新寧伯譚忠以賊師臨境晟等逗遛不至以致升
被陷沒 上置沐晟不問而令御史大夫封章示之亨忠姑
侯其歸頃黎利使使者黎器何甫等告陳暲於今年正月初
十日卒陳氏子孫實無類國人推利謹守其國敢請是歲宣
德三年也 上使侍郎羅汝敬大鴻臚徐永達諭黎利及耆
老復大索陳氏苗裔來告凡交趾所執漢官軍民及其鹵獲
生口軍器檄到悉皆遣送居亡幾何敬還黎利率其耆老阿
栗等 貢方物並代身金人因報 命廉陳氏子孫實無遺
者 上復遣侍郎李琦卿徐永達行人張聰往以為永樂中
禽季犛父子即求陳氏後國中皆謂已絕既歷二十餘載尚
有存者乃賜琦等道里費庶徧歷諮訪是時交趾軍官存者
二百八十人人民官及佐史一百五十七人旂軍一萬五千一
百七十人馬一千二百騎利乃使使者陶公僕謹具名籍日
夜裝送歸疆吏秋毫無所遺至陳氏子孫利再三以為無所
留也於是 上遣侍郎章敞通政徐琦賫印章命利權署國
事以撫國人居一二年黎利遂捐館舍以子麟嗣先是奸臣
黎問黎察竊權構黨恣相仇殺於是脫縣土吏阮世寧七源
土吏阮公庭率部曲三百人願借西粵龍州凍州一廛以避
寇 上從之命有司遺糒醪毋失遠人意其後英宗即位麟
遣部臣黎籠來賀 上封麟為安南國王及 賜國王印居
五六月麟死子基隆嗣天順初安南臣黎宜民弑其主基隆
自立國人討平之以基隆弟思誠嗣迺遣陪臣阮昇來 賀
因 請封 上從之是年上命中貴人柴昇及指揮疆俊奉
御張榮往鬻其地所產香物其後成化中安南匿保梁逋逃
侵龍州頃思誠納占城叛而助虐將奪占城國授之占城國

王古以其狀請 上以勅印昇之初交人入貢必由憑祥後稍稍挾重貲闖入中國以為利弘治初州守李廣寧請治一介行李著為令亡何思誠卒子鏞嗣頃鏞卒子漳嗣頃漳又卒子濬嗣正德初安南臣阮种又弒濬立其弟阮伯勝國人黎廣討平之以思誠孫暲嗣其後安南臣陳暠又弒暲登庸迺北面於暲矣頃登庸復叛暠迺與黎氏臣阮弘裕提兵擊破暠獲其子暠及黨人陳璲等誅之暠乃走走諒山遂據長慶太原清都於是庸與國人共立諲諲明兄灝之子也明無子養諲諲既立即追尊灝為哲宗皇帝又念庸有推立功乃封庸為武川伯而以水步諸營屬之居一二年黎氏臣鄭綏復攻諲諲出奔竟立其族子酉榜於是庸引兵往擊綏綏敗走捕酉榜殺之國人復迎諲諲歸之日唯恐輅車之行遲也是後登庸自稱為太傅仁國公居亡何計欲弒諲諲覺乃與

其臣杜溫潤從間道走清華於是立諲庶弟慮為王改元安興王 上遣編修孫承恩給諫俞墩往 諭即位會安南亂道路不通恩乃與墩還行未至太平墩道逢霧露死庸遂以六年春二月己卯即位矣改元曰明德先期使國人范嘉謨為偽慮作禪位詔於是立其孫福海為偽皇太子冒名方瀛頃弒慮謚曰恭皇帝明德既三年而嘉靖九年矣庸乃老于都齊海陽間自稱為太上皇而以春正月丁酉禪位于瀛瀛復改元曰大正乃作大誥五十九章命之曰皇明大誥法天撫運皇上帝大誥天下其為篡逆類如此先是庸使使者阮光論冒諲名款塞貢因請 封鎮南僉事使楊鳳關閉弗與通亡何諲亦使使者黎啟至塞為登庸中道而阻已使使者阮拔萃乞兵關吏亦復謝絕弗通已登庸復使欽州判唐清請慮封制置使張嶺乃繫清清庾死獄中是時安南自黎暲正

德中使使者獻見久弗至至今已二十一年餘矣 上有詔
詔太宗伯夏言問狀已使執金吾千戶陶鳳儀姚景祥並馳
安南會黎諲子黎寧亦使使者鄭惟燎伏 闕下數登庸罪
至不赦於是太宗伯嚴嵩大司馬張瓚迺使驛騎召陶鳳儀
毋往是日即以咸寧侯仇鸞為大將軍司空毛伯溫為大司
馬專以征登庸為務矣是時潘旦為制置使且大意欲靜以
觀變以為律以中國之法莫黎固皆非所宜立處以夷狄之
道則元昊可爵不義可侯而黎利可王也伯溫恐旦忤已請
以蔡經代之經亦以為崇鄭惟燎之書則稱於元年七月立
舊光紹第二子黎寧號為光照而今則號元和且四年矣昔
謂據子清華而今則云在木州且親信如鄭惟燎亦不知其
第二子之名及所生年月或惟燎等假立名義以鼓動衆心
亦未可知乎夫使黎寧果出于諲則正派猶存人心尚屬不

然則名義未正豈惟彼國人心渙不可收即我動調大眾雖
雷霆之擊罔不摧折者矣是時獨 上意銳于行師而廷議
多難之弗悅也迺 詔鸞及伯溫馳還先是安南夷人刀鮮
李孟元黃明哲捕登庸所使偽知州阮璟同知裴行儉等父
及偽印一顆大誥一冊來請 上益怒乃賜大將軍弓矢臺
御史兩廣則蔡經滇南則汪文盛總戎兩廣則柳珣滇南則
沐朝輔並出征亡何偽王莫方瀛使使者范正毅款塞請歸
降願以土宇民人唯邊吏所左右之事下大司馬張瓚大會
朔國公郭勛大眾宰許瓚等議亡何瀛卒登庸立其子福海
嗣時十九年春正月庚午也而鸞與伯溫乘傳已詣會城矣
於是布政使祝續治兵餉叅政使蕭晚叅議使陳茂義轉漕
諸路是日叅政使翁萬達副使鄭宗古出南寧副使陳嘉謀
僉事林希元出雷廉叅將李榮余恩出思明指揮李邦相出

欽州武鸞余德安出烏雷山然後以檄諭莫登庸莫方瀛及安南諸父老子弟因著為令令曰有能捕斬莫登庸莫方瀛者賜金二萬其以府若州縣歸者即以府若州縣予之賜金一千登庸益大懼乃以是年十有一月己未面縛請降于鎮南關先是登庸聞大兵既雲翔而至迺取大竹筒及採毒草芭豆四百石舳舻二千艘以為大兵必從粵西黔南以擊我我以一日起乎梧州誰畏哉顧吾竊度吾等旦莫執干戈長嬰大罪直至死而後悔禍孰與假以天子名號佩金印大如斗號召國中豈不愉快乎於是叅政翁萬達微知其大指乃使指揮王良輔通判蘇廷瓚出關詰問曰將軍令曰若登庸能遣子席藁至軍門謝罪因而歸地奉印自今去僭號奉正朔天子外藩毋請封母索貢吾與若登庸請赦除前罪以徼有土之奉可乎於是登庸等大喜皆目笑乃以是月之三

日素衣繫組躬率小目耆士許三省阮簡清阮延祚楊諫等亦各以尺帛束頸侯于南關南關關吏擇高敞地可容千餘人以上築壇場為位覆以黃幄將軍送奉令旂令牌前文武諸臣皆列侍左右將校兵衛甚嚴已監門開關傳登庸及其姪莫文明等由關道左出脫履跣足而北面跪已傳登庸解組送奉降表上登庸乃俯伏階下五拜以首叩地者三文明等亦皆以次降服如儀頃之登庸率其姪及小目耆士等至軍門上謁皆俯伏再拜當宣朝廷恩威及將軍號令令登庸得還國閉關於是毛伯溫及仇鸞以莫文明及小目阮如桂耆人黎炆土人阮經濟等代登庸奉降表一通伏闕下溫等因上書報命大畧請與登庸都護總管如漢唐故事歲以西粵布政使頒大統曆令赴鎮南關祇領至漸稟古森丫葛金勒四崗令入欽州版圖有如說者以黎氏為疑則當黎

利發難時殺我大將柳昇及大臣陳洽 憲宗猶恩貸之今
登庸獨不可請比乎且鄭惟恰所居在上下朗石林州近西
粵西粵皆不識黎寧面貌何如人人或稱黎寧或稱黎憲或
稱光照或稱元稱或以為阮金子或又以為鄭氏詐稱常安
夷人鄭啞言曰漆馬江即有黎寧然宗支皆不可知今誠念
黎氏苗裔請量與寧職事得食漆馬江屬黔南掌溫等如此
此而登庸亦上降表表多不載登庸誠自言臣先圖臣丁氏
陳氏黎氏稱號紀元有死罪弗赦今皆一切革除至若欽州
知州林希元奏稱貼浪二都漸凜金勒古森丫葛為欽州故
土亦惟 陛下所命臣國不幸被兵春秋朝請久不至今請
補所乏缺如故故事貢以金人銀人請代臣亦惟故約是從
其後小目耆人土人阮如桂等亦上書言臣國自正德嘉靖
以來逆臣陳曷陳昇鄭綏杜溫潤等相扇而起逼脇國主黎

暘被弑黎諶蒙塵宗祀淪亡獨存黎慮攝國未久旋即物故
于時莫登庸討平諸逆積有功劳然土地人民皆 天朝所
畀慮以授之登庸而登庸受之又私其子未及 請命罪復
何言臣等亦私相推戴寔與登庸同科頃 陛下曲賜恩貸
得緩須臾毋死幸甚顧登庸名號未正無以率人竊見黎寧
阮金之子實非諛裔今登庸已祀黎氏於家廟得血食不絕
唯 陛下蚤頒寵命俾登庸無國而有國臣等無主而有主
於是下大司馬大司馬以公卿所廷議請 上乃詔曰安南
自昔本屬中國至宋受王封始淪於夷若陳氏傳世久遠又
知慕義納款為我 大祖嘉獎著訓後人無伐其國止因賊
臣黎季犛弑主日焜又殺其孫天平大逆不道上干我 文
祖震怒始 命將討平郡縣其地是出交人於水火不謂黎
利復肆奸欺鼓衆作叛又詭辭請封我 宣宗皇帝念息兵

未久推 聖祖為陳氏意以恤交人姑置不問 累朝因之
朕即位以來黎氏久不來庭將奉辭伐罪即據勘奏乃知有
莫登庸竊據因其罪狀未明恐戮及無辜暫差文武大臣從
宜撫勦今登庸既面縛軍門納土請罪是與二黎兇悖有間
察其降表與國人代陳情有可原姑從赦宥茲為交人永圖
着革去王號不許稱國庶免亂賊接迹相叛既說黎氏無人
登庸久為交人附屬准授以官職降賜印信使奉 正朔
朝貢仍計其地方與置官屬以便統轄其人民土地朝廷無
所利之於是 上進莫文明等午門外賞賜金銀有差已瓚
等復請曰安南故有海陽山南山西交北安邦諒山太原宣
光興化清華乂安順化一十三路臣等請比土吏令甲每路
各該設安撫司司安撫使一人同知一人莫氏得自黜陟歲
時以所黜陟付貢使 聞 正朔儀部比朝鮮例粵西布政

使歲印造大統曆日一千先期赴鎮南關祇領故事安南國
王每三歲一貢貢御前 皇太后 中宮 東宮方物有常
今既除吏祇令奉貢 御前它一切勿許 上從之於是貶
安南國為安南都統使司而以莫登庸為都統使賜銀印視
從二品秩世世勿絕其十三路皆置宣撫司司宣撫一人同
知一人副使一人僉事一人悉聽都統使所調度時嘉靖二
十年三月也其後大司馬張瓚等以安南事平請賀 詔曰
昨安南廢職不庭本發自朕心猶有畏縮譏議阻搖國是者
今黎氏既已覆滅莫酋繫頸來降朕已久處分了何表賀之
有於是論功行賜 賜大學士夏言以下金幣爵賞有差其
明年六月丁亥安南都統使莫登庸卒 上有詔詔諭都統
使莫福海甚備明年六月丁酉遣宣撫同知阮典敬賚 表
文及金銀器四等物來 謝 賜文綺表裏其明年六月已

卯遣宣撫同知段帥直來 謝亦如之二十五年遣副使阮
銓賚 表文并方物來貢 賜文綺表裏是年五月癸亥都
統使莫福海卒後五年福海子莫宏灑嗣先是登庸以石室
人阮敬為義子敬復以方瀛次子莫敬典為婿亡何敬典與
瀛妻武氏通因得本兵柄初福海幼時宏灑方五歲阮敬挾
宏灑自恣於是登庸次子莫正中與莫文明避居都齊頃之
阮敬以兵侵海陽竟逼都齊正中及文明引兵以禦之弗克
帥其家室潛赴欽州上狀請得居肇慶清遠曰吾姑逃兵乎
是時范子儀亦擁兵詐稱宏灑不幸蚤物故吾來迎正中耳
示疆吏不意頃以兵寇欽州欽州捕子儀梟斬之以徇界上
界上亭長於是負弩石送宏灑馳南關請襲由此灑為都統
使矣自是之後登庸臣黎伯驪數擊灑灑亦奔海陽貢使不
來庭者數矣居十有九年為嘉靖四十三年也宏灑始以正

月二十七日卒於是嫡子莫茂洽使龍憑指揮盧堂告訃于
左江僉事使徐浦因以請襲於是吳司馬下所司驗問明年
冬僉事章汝槐得茂洽實宏灑正室裴氏所生于嘉靖四十
二年二月十二日今五歲矣為嫡長子當襲而庶子莫演灑
差居長屬婢妻武氏出乃趨召也父莫敦讓及宣撫阿富春
等赴關果無異狀先是黎伯驪之變請數是三十六年及三
十九年四十二年四十五年朝貢後先並未至至是茂洽請
修舉前貢儀部乃視宏灑例宏灑二十七年法當入貢會未
除官誠監門弗得通其後得襲都統使始以貢入今請襲茂
洽官然後謝 恩修 貢如故約於是授茂洽都統使是歲
萬曆元年也故事安南先國王時 天王即位遣使齎詔至
國王即備儀差遣陪臣赴 闕朝賀茂洽迺循國故實敬預
備 賀儀欲隨 貢以 進於是馮祥指揮鹿鳴用請于分

守使高則益分巡使高克謙因制置使殷正茂以聞上幸可
之其後卒已復使使者梁逢辰 貢金瓶香爐諸物先是嘉
靖中罷安南諸貢使宴至是始 命宴之已使通事范可久
送辰行至馮祥州土吏李德勝索使使者橐中裝不得因阻
驛騎馬低徊者五月出關迺佐土酋陸珠等奪一介行李遂
毆可久及潘應科科傷面貌久之死於是制置使陳瑞御史
馬呈圖後先劾奏之而給諫張鼎思亦上書大畧以為粵西
諸土吏獨養利南丹向武諸州奉約束惟謹它一切鴛鴦不
服漢使每至其地徃徃毒而殺之大不敬請比陳瑞滅大王
州郭應聘滅永安永寧州近事如法事 下大司馬皆輕重
罰治是時茂洽迺狡焉思啟封疆矣始下琅州西伴上琅州
東伴地接下雷峒上琅州中西伴下琅州西全伴地接歸順
州久為二峒州所侵茂洽迺因貢使以請於是都御史吳文

華屬同知南寧府周易驗聞盡給安南二峒州不從下太平
理葉蒸柳州理李遠覆案之於是巖以內鄧蕩柯巧供龍蒲
通達吟邦屬下雷巖以內村獨洗雅江丘屬安南至芭丹十
一村泡泉六社迺亦以江為限乎上下傍伏良亂屬下雷江
以西村那哀野斷其郡音屬安南江以北村莽排曼米喉龍
那馬弄龍告叢多泥芭替那弄泐漕芭嵩芭容凌浪芭丹芭
芭河芭空屬歸順江以南村札義多邊芭唏打落箇定屬安
南它若祿架祿那孤古沱泓芭米屬歸順茶嶺那造郎寧拔
立弄隘六甲內光外光上坤唏定四甲屬安南安南不從以
為臣所使使者阮洛案驗上琅州芭丹之北實下雷所占鄔
港等二社大率二十村上琅州泡泉江之北實歸順所占上
贛等九社大率一百四十六村石林州茶嶺以北亦歸順所
占茶嶺莊及清朗等四社大率九十五村至金騰虎耽二所

臣先國故基猶存前是高平撫治使黎如齧聞漢使至躬率
疆吏治厨傳為下雷許宗蔭襲殺甚多皆有狀 事下戎部
亡何給諫王致祥上書簿責茂洽大略以為茂洽所請地失
於數十年之前而爭于數十年之後此 假以出方物取價
沃壤內厚其風殖而外固其藩籬未可知也於是大司馬張
佳胤移粵西都御史吳善善乃屬左右江兵巡使陳誥郭裴
即訊是日南寧理萬煜慶遠理王體昇乘傳後先馳下雷至
歸順而下雷土吏許宗蔭歸順土吏岑瑾及安南使者甲徵
並以其狀來請謁安南竟牢執初約乃請漢官觀察民風當
是時吟邦龍蒲人民皆披髮跣足長衣大袖猶有夷風竟與
安南而歸順祿架祿郡沱泓三村又皆束髮短衣實漢人毋
割割芭米孤古二村與安南大率得村凡一百二十六大大司
馬張佳胤以為制置使議是書奏 上乃詔曰朝廷優待遠

人已曲從所請今後再不許越分陳乞是歲丙戌也其後清
華道人鄭檢自稱氏黎氏後引兵侵茂洽亡何檢不幸物故
子松乃以十一月朔入城逼茂洽洽奔於莫敬邦提兵
十萬人鏖松戰而以世父莫敬讓告急於 上因引孫一人
弟九十族屬五十人直走永安願借欽州一撮土毋為鄭松
所魚肉也是時朝鮮亦乞兵御史徐元正上書以為朝鮮與
安南殊科朝鮮中國之門戶勢且當援今安南遠在萬里之
外亦請比以援之此於策不便且欽州實雷廉門戶珠池在
焉有如一日不可知則百粵五嶺豈得高枕而卧乎 事皆
下大司馬石星大司馬以御史議趨制置使諭莫敬讓還歸
故國上幸下 明詔詔制置使相機處置務求安妥是歲癸
巳也安南東西可一千七百六十里南北可二千八百里永
樂初大將軍張輔奏舉懷才抱德明經能文博學有才聰明

安南五列傳 卷三 七三
正直孝弟力田賢良方正練達吏事明習兵法者凡九千人
前是丁丑秋八月土人陳一熊上書請學世業始未嘗不賦
賦禮讓而後漸習篡弒也

讚曰

傳稱一姓不再興而况於篡弒得之者乎余觀丁陳黎三姓
干戈遞尋卒卒無須臾安枕也信哉 文皇帝始何嘗不憐
陳氏後然季犛之慘耗矣犁其庭而郡縣之及 章皇帝得
陳氏後安南復王矣厥後歸犛利莫氏篡之終為都統使豈
亦非陳氏弗王乎由此觀之帝王自有真豈人力也哉

臣等奉命力西襲良方正練遠更事明習兵法考凡九汗人
前是丁丑秋八月土人陳一鏡上書請學世業始末嘗不減
誠禮讓而後漸習集賦也

其不一茲不再與而况於纂就得之者乎余觀下深於三信
子方也專在卒無酒更安枕也信哉。文皇亦始何嘗不備
陳氏後就享聲之慘耗矣如其疾而郡縣之及。意皇帝得
亦不使。高帝王笑。後賜。利莫氏真之終。高祖使豈
亦不使。高帝王字由。此。之。帝。王。日。有。直。力。也。



